

恢弘雅量 涵高遠  
領畧清言 見古今

古今

第六期



汪兆銘



洪慧賢搜心書

總行  
分行  
支行  
電話  
地址

梅角昔年游花正綠白  
 頭已似高邱首林草  
 相去依然好句必錄  
 編者小看

病羽



為絕雲埋萬古  
 行雲逐先孤  
 鄭為治養好佳  
 間情在短節

甲辰九月病羽詩



王母東鄰劣小兒偷桃三  
 度到瑤池群仙無處追  
 踪跡却自持來薦壽

右：明文 壁（徵

明）墨跡

上：明唐 寅（六

如）墨跡

# 古今 第六期目次

諸貞長大至閣詩序	梁鴻志（二）
甘遜邨居日劄（二）	吳昌綬（三）
記蔡子民先生的事	周作人（六）
讀知堂文偶記	默菴（八）
四庫瑣話	庾持（一三）
談四大名旦	肅容（一七）
明末的人物	劉平（一九）
談狐	微言（二三）
香港戰爭日擊記（上）	靜塵（二七）
施德樓隨筆	胡詠唐（三二）
雪堂自傳（六）	羅振玉（三四）
與文徵明書（古今文選）	唐寅（三七）
編輯後記	編者（三八）
古今合訂本卷一目錄通檢	（三九）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出版

社長 朱 樸

編輯者 周 黎 庵

發行者 古今月刊社

通訊處 南京邀貴井時代晚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國民新聞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總經售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本刊月出一冊 零售每冊新法幣一元五角

廣告價目		後封		面		五		百		元	
全頁	普通	正封	裏頁	正封	裏頁	正封	裏頁	正封	裏頁	正封	裏頁
二百元	一百元	五百元	二百元	五百元	二百元	五百元	二百元	五百元	二百元	五百元	二百元

國民政府 登記證滬誌字第七六號  
 宣傳部 登記證滬誌字第七六號  
 公共租界 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二號  
 警務處

# 諸貞長大至閣詩序

梁鴻志

余識貞長。逾二十年。癸丑甲寅間。貞長官京師。見輒談藝。又時時相聚飲博。越十年癸亥。余居上海。貞長參浙江軍幕。其主將每招余至杭州。暇則與貞長游湖上飲酒樓。各出詩相視以爲笑樂。又二年乙丑。余在樞府。邀貞長北來治官書。晨夕相見。顧簿書填委。而文酒之樂。逸不可得。居數月。余謝病去。貞長倉黃歸。以貧故。復爲人掌書記。體力漸漸衰退矣。越六年辛未。以病起樓詩寄余大連。盡一冊。皆絕句。讀其詩。私心慨歎。憂其不久于世。是年余來上海。復與相見。輒和余妙高臺二詩。未幾又病。余走視諸寢。因懷復餌貽之。貞長目余曰。環堵蕭然。語次長喟。余亟亂以他語。壬申三月。游華山歸。貞長已前死三日。夫以貞長文學粹美。交友遍天下。備書老死。而不獲一日之逸。士之憂生失職。至于此極。然則詩人多窮之說。其信然耶。貞長治詩垂四十年。不名一家。而所詣與范肯堂爲近。陳伯嚴鄭太夷俞格士黃晦聞夏劍丞李拔可交口稱之。余最喜其靜安寺追懷恕齋一詩。以爲瀏亮沉痛。而家國身世朋友之感。胥寄于是。蓋貞長嘗居湖廣總督幕府。恕齋則總督瑞澂字也。貞長才氣橫溢。賦詩喜和韻。和落葉詩疊韻至四五十不肯休。朋輩無抗手者。顧其過人處則在獨吟孤詠。情與景融。悠然意遠。而不繫于更唱迭和之所爲也。貞長既死。其友朱鍾文爲之董理遺稿。凡七巨冊。余鈔得三百十三篇。稿本則歸諸鍾文。度必有好事過余而舉授之梓者。然即此以概其全。亦足以盡吾貞長矣。

試騎春風性好奇  
病後益覺感支離  
草衣不敵垂囊袋  
曉罷龍袖猶未收  
春寒二月月中  
疏梅不見幾新禁  
未性世界能收拾  
盡納須知芥子心  
此外存積  
長登山侍杖猶  
抄付我閒情  
視柳如絮  
絮深始短如  
朱荷與  
庶幾不空  
還  
猶在月後隨身  
翁似襄陽  
我坐人連  
相拾共登  
步長詩  
不筆  
通神

# 甘遜村居日劄 (二)

吳昌綬 遺稿

黃忠端從祀之議，發于陳恭甫編修壽祺，見阮文達隱屏山人陳編修傳。又云：忠端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或已著錄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餘年之力，購得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子洪思與莊起濤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鄧白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全集原本，校補數十篇，彙成全集，重定目錄，輯爲六十六卷，訂以年譜，謀于總督孫文靖刊布之。

嘉興錢本之聚仁會輯黃忠端公年譜，見衍石先生刻楮集自注。

黃忠端有博學典彙一書，中有紀本朝事跡一篇，乾隆四十一年，奉旨采入開國方略。

讀小腆紀年再過，見宏光搜括諸政，有慨於中，因備錄之。令童生納銀免府州縣試（馬士英請免童生府州縣試，上戶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徑送學院收考。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用，從之）。開佐工事例（武英殿中書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二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明年二月授翰納富人翰林待詔，更有翰林滿街走之語。然止兩殿中書及改貢考銀入于官，其職方待詔監紀追蔭起廢則向權門投納。故御史郝某又有官買私賂，量出贖餘助公之疏也。）命太監孫元德督催錢糧。令直省贖銀解部充餉。

權酒稅（酒一勛稅一文，從馬士英請也），逮助餉福建右參議夏尙翽（馬士英稟旨謂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况汀寇猖獗，貽害地方，著革職提問，或曰，怒其無私進也）。命太監盧九德丈量蘆洲升課。行稅契法。開納文武職官誥命例。

佃丹陽練湖（太監高起潛請佃練湖，歲可得五百萬，從之）。太監高起潛請開納銀贖罪之例（王曰：納銀免死則富豪何所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贖耳。下部酌議）。命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諫不聽（雲霧山即青禁山也）。加鹽課（給事中倪壽慶，中書胡承善掣鹽于瓜棧，加鹽課引五分。史可法疏言揚州城內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今又添監督，人人

可以剝商，商本盡虧，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增派浙閩餉二十萬。以太監喬上總理兩淮鹽課。許罪廢諸臣輸銀復官。按崇禎季年蔣德瑗擬旨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觀于宏光時事，晉江之言信矣。

崇禎十一年三月行取主事張縉彥疏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失勢在止。長技在分，而窮技在合。樂時在秋夏，而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通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逃。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攻城破堡不能得食，官軍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數。縱一股即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

按縉彥人不足道而所論精當。後來平賊之策，不出無數百言中。粵匪捻匪之異，亦即在此，徐氏附論曰：「縉彥抵掌談兵，洞中機要。」諒哉！

左忠貞懋第北使，臨行疏曰：「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史閣部論恢復疏曰：「晉之末也，其居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進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按兩說相爲表裏，皆至當不易之論。

明末流寇蜂起，上杭尤甚。當事議募鄉兵。魯曰：「四鄉皆寇出沒之區，召募之兵，憲即寇也。兵寇雜伍，此以城與寇耳。在城者向大戶捐貲結義以固城，在鄉者與大戶鳩宗築砦以固鄉。上書於撫軍張肯堂，撫軍稱善。李魯字得之上杭人明職方主事隆武時魯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加守令之權以練士兵，略謂守令治民，即治其伍，有故則猝然爲百人之集。守令治兵，但治其隊，有故

則猝然爲千萬人之集。以民食勝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昔勾踐以生聚教訓殲夫差，光武以春陵子弟殲尋邑。小如馮驩之用薛，尹鐸之用晉陽。皆未嘗募烏合以戰豺狼者，得強富之本計也。徐氏曰：嘉慶川楚之亂，知府龔景瀚上壁清野議，睿皇帝嘉之用平教匪。今上皇帝（咸豐朝）御極之元年，粵匪竄湖南，華陽卓相國請舉行之。未及刊布而楚北已失陷。粵匪乘勝踞金陵。肅謀之溫北屏大令師其意，小試之，城邑獲全。然則魯所言屯練之法，與其上撫軍書，誠殲賊安民之良策矣。按昌綬嘗得刻本明亮德榜秦築堡禦賊疏，及壁清野議。出示曉諭條款，乃咸豐三年奉旨刊刻頒發，並冠以是年正月初八日諭旨一道，詢守禦之寶書也。方朔枕經堂文集有父冬伯大令「鄉守輯要」序，其書未見。蓋亦本築堡堅壁之法。又有淮海築圩圖說書後，乃吳勤惠任淮徐道時所通行。一圖一說，附見方集。禦土寇者，不可不知。惟火器大行，寇亦操至精之器，以與官抗，所向披靡，又非區區圩堡得而抵制。則嚴斷接濟與張縉彥亂其所長破其所得諸策尤要略也。（錢泳守隴新書亦鄉里自固良法，陸中丞申明約束，示所言守禦之方，勦賊之方，明切有用，亦當纂錄。）

宋李忠定言：「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

陸朗夫中丞答章觀察問保甲啓，引真西山云：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即以民居分布其間，其治其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奸偷。凡按徵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在軍旅爲伍。韓信多多益善，用是法也。中丞又曰：保甲大旨，總在不擾民三字。能使州縣官不差一役，百姓亦不用一人進城，則不勞而民爭勸矣。又曰：如果州縣官實心爲民，只照志書及賦役全書所開道里村莊山河地界，各發告示，開示清查之法，使民間自推一人爲首，管理十家，十長復推一人爲首，管理十長。層層約束，達于州縣，有所奉報駁查，只用片紙往來，奸宄盡役，不得過問。則民亦何懼而不爭乎？又曰其法莫詳於黃給諫福壽全書。然條件太多。于清端政書內弭盜條約，親切近情，宜以照抄出示。崔亭伯達旨曰：「疆疆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又曰：「師友道德，合符彙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予將用此三十二字以次書檄，復一道字，無傷也。

# 記蔡子民先生的事

周作人

蔡子民先生原籍紹興山陰，住府城內筆飛坊，吾家則屬會稽之東陶坊，東西相距頗遠，但兩家向有世誼，小時候曾見家中有蔡先生的硃卷，文甚難懂，詳細已不能記得。光緒辛丑至丙午我在江南水師學堂，這其間大約是癸卯吧，蔡先生回紹興去辦勸學所，有同學前輩封君傳命，叫我回鄉幫忙，因為不想休學，正在躊躇，這時候蔡先生也已辭職，蓋其時勸學所（或者叫作學務公所亦未可知）的所長月薪三十元，在鄉間是最肥缺，早已有入設法來搶了去了。以後十二年倏忽過去，民國五年冬蔡先生由歐洲回國，到故鄉來，大家歡迎他，在花巷布業會館講演，我也去聽，那時我在第五中學教書兼管教育會事，蔡先生來會一次，我往筆飛坊拜訪，都未曾見。不久蔡先生往北京，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六年春寫信見招，我於四月抵京，蔡先生來紹興會館見訪，這才是初次的面。當初他叫我擔任希臘羅馬及歐洲文學史古英文，但見面之後說只有美學需人，別的功課中途不能開設，此外教點預科國文吧。這些都非我所能勝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當時國史館剛由北京大學接收，改為國史編纂處，蔡先生就派我為編纂員之一，與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文的資料，這樣我算進了北京大學了。

民國六年八月我改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仍暫兼了編纂員一年，自此以後至二十六年，我一直在北京大學任職。民六至民八，北京大學文理科都在景山東街，我們上課餘暇常順便至校長室，與蔡先生談天，民八以後，文科移在滿花園，雖然相距亦只一箭之遙，非是特別

有事情就不多去了。還有一層，五四運動前後文化教育界的空氣很不穩，校外有公言報一派日日攻擊，校內也有響應，黃季剛謾罵章氏舊同門曲學阿世，後來友人都戲稱蔡先生為「阿世」去云。我那時在國文學系與新青年社都是要友資格，也就站開一點，不常去談闊天，可是我覺得對於蔡先生的了解也還相當的可靠。民六的夏天，北京鬧過公民團，接着就是督軍團，張勳作他們的首領，率領兵入京，我去訪蔡先生，這時已是六月末，我問他行止如何？蔡先生答說：「只要不復辟，我是不走的。」查舊日記，這是六月廿六日事，閱四日而復辟事起。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是我記得很清楚，至今不忘，覺得他這種態度甚可佩服。蔡先生貌很謙和，辦學主張古今中外兼容並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強毅，認定他要做的事非至最後不肯放手，其不可及處即在於此，此外儘多有美德，但在我看來，最可佩服的總要算是這鏗而不舍的態度了。

蔡先生曾歷任教育部，北京大學，大學院，研究院等事，其事業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間，毋庸細說，若撮舉大綱，當可以中正一語概之，亦可稱之曰唯理主義。其一，蔡先生主張思想自由，不可定於一尊，故在民元廢止祭孔，其實他自己非是反對孔子者，若論其思想，倒是真正之儒家也。其二，主張學術平等，廢止以外國語講書，改用國語國文，同時又設英法德俄日各文學系，俾得多了解各國文化。其三，主張男女平等，大學開放，使女生得入學。以上諸事，論者所見不同，本亦無妨，以我所見，則悉合於事理，若在現今社會有所裨益，

未克盡實行，此乃是別一問題，與是非蓋無關者也。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為既多以思想主義為本，因此我以為他一生的價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當較所施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戲稱之為古今中外派，或以為近於折衷，實則無寧解釋兼容並包，可知其並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為是真正儒家，其與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歐學問，使儒家本有的常識更益增強，特此以判斷事物，以合理為止，故即可目為唯理主義也。『蔡子民先生言行錄』二冊，成於民國八九年頃，距今已有二十年，但仍為最好的結果，如諸公肯細心一讀，當信吾言不謬。這以前有『中國倫理學史』一書，還是民國前用『蔡振』名義所著，近年商務印書館又收入『中國文化叢書』中，雖是三十年前的小冊子，至今卻還沒有比他更好的書，這足以表現他的態度，我想正是他最重要的功績。說到最近則是民國二十三年，在『安徽叢書』第三集『倫理初年譜』中有他的一篇跋文，也值得注意，其時蔡先生蓋是六十八歲矣。起頭便云：

『余自十餘歲時，得俞先生之「癸卯類稿」及「存稿」而深好之，歷五十年而好之如故。』文中分認識人權與認識時代兩項，列舉俞氏思想公平通達處，而於主張男女平等尤為注重，此與『倫理學史』所說正是一致，可知非是偶然。我最愛漢王仲任明李卓吾清俞理初這三位，嘗稱為中國思想界不滅之三燈，曾以語亡友玄同，頗表贊可，蔡先生在其書中蓋亦有同意也。王仲任提示宗旨曰疾虛妄，李卓吾與俞理初亦是一路，其特色是有常識，唯理而復有情，其實即是儒家的精髓，惜一最多已枯竭，遂以偶有為奇怪耳。王君自昔不為正人君子所齒，李君乃至以筆舌之禍殺身，俞君幸而隱沒不彰，至今始為人表而出之，若蔡先生自己因人多知其名者，遂不殆有時被罵，世俗聲影

之談蓋亦是當然，唯不佞對於知不知略有自信，亦自當精心而言，原不期聽者之必以我為是也。

我與蔡先生平常不大通問，故手頭別無什麼遺蹟可以借用，只有民國廿三年春間承其寄示和我茶字韻打油詩三首，其二是和我自壽詩，均從略，一首題云用知堂老人自壽韻，別有風趣，今錄於下方：

新年兒女便當家，  
不讓沙彌製了髮；（原註：吾鄉小孩子留髮一團而刺其中邊者，謂之沙彌。）『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條引『經了筵』『陳了亡』等語，謂此是一種文理。）

鬼臉遮顏徒嚇狗，  
龍燈畫足似添蛇；  
六么輪擲思贏豆，（吾鄉小孩子選炒蠶豆六枚，於一面去殼少許，謂之黃，其完好一面謂之黑，二人以上輪擲之，黃多者贏；亦仍以豆為籌馬。）

數語蟬聯號續麻；（以成語首字與其他末字相同者聯句，如甲說『大學之道』，乙接說『道不遠人』，丙接說『人之初』等，謂之續麻。）

樂事追懷非苦話，  
容吾一樣吃甜茶。（吾鄉有『吃甜茶講苦話』語。）

署名則仍是蔡元培，並不用別號。此於遊戲之中自有濃厚之氣，我前在讀春在堂雜文時也說及此點，都是一種特色。蔡先生此時已年近古希，而記敘新年兒戲情形，細加注解，猶有童心，我的年紀要差二十歲，卻還沒有記得那樣清楚，讀之但有悵惘，即在極小處前輩亦自不可及也。

## 讀知堂文偶記

默菴

幾年來陸續買讀知堂先生所著書，也常在舊書攤上買到初版各本。除在東京所印的『城外小說集』始終不曾得到外，其餘的如新潮社出版的『雨天的書』『陀螺』，晨報社本『自己的園地』，說部叢書本『紅星佚史』等都曾買得。總算起來，大大小小，已經有三十冊左右了。每常翻讀，覺得有一種樂趣。早年著譯以紹介外國文藝作品論文爲多，這些勞作在文藝界所得的影響顯然可見。不過這裏却不想說及。我所喜歡的還是散文。自『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苦竹雜記』以次，直至『瓜豆集』『秉燭談』，都爲我所愛讀。早年所寫『雨天的書』，韻味較清新，似不若後來所作的醇厚，好比陳年的紹興老酒，年代愈久味道自愈永也。

『澤瀉集』可以說是作者早年自選的散文集。『陶菴夢憶序』裏含了一種淡淡的憂鬱氣，或如作者所自云的『傷感』。與『夜讀抄』的小引頗相像。作者曾自云：『紹興是我生長的地方，有好許多山水風物至今還時時記起，如有閒暇很想記述一點下來。』（『北平的好壞』）然而除『烏篷船』等有限幾篇以外，我們沒有福氣多讀到。然而鄉土的懷念在一個人的筆墨中自然會不時流露出來，而它們又是帶了那樣的輕微的憂鬱味，於是就更令人讀了悵然。

夜讀抄里的『姑惡詩話』，的確可以說是寫得異常要緊的一篇文字。

有情。『聞新出的『藥味集』中也收有『禹蹟寺』一篇，而前引的一段，在『老學菴筆記』一文中也曾加以引用，足見作者自己對這一段也是非常喜歡的了。

作者會寫紀念舊友的文章不少。有志摩、半農、隅卿、魯迅、品青、玄同諸人，在我看來，就以『錢玄同先生紀念』一文最爲沉痛。這沉痛並不是說在表面上如何如何，只是寂寞的記述彼此的友情，於是就更可以看出知己的可貴來，而那悲哀却是力透紙背的。

紀念逝者的文字，向來有兩種，一種是痛哭流涕，如韓愈祭十二郎文，非不痛切，然其所表現的感情多爲表面的，一動之後，遂爾已矣。不若深鬱的一種來得沉痛。作者在挽玄同先生的聯語上，附有小註曰：『余識君在戊申歲，其時尚號德潛，共從太炎先生聽講說文解字，每星期日集小川町民報社。同學中麗寶銓朱宗萊家樹人均先歿，朱希祖許壽裳現在川陝，留北平者唯余與玄同而已。每來談常及爾時出入民報社之人物，竊有開天遺事之感，今併此絕響矣。』這是多麼沉痛的話，有許多地方，真是不敢回憶，好像是一塊說皮的血肉，用火酒搽上去的那種味道一樣。我自己常有這種經驗，深切的明白爲什麼一個人獨坐空房會突然跳起來，這種情感的激動蓋非假事而是的確的。晉阮籍遭父喪飲酒食肉不輟而一榻輒嘔血數升，其不爲普通人所了解，豈不是當然的麼？

『讀初潭集』一文中有一題記一則，也是關於玄同先生的事：

『久欲得初潭集，畏其價貴不敢出手，去冬書賈攜一冊來，少歇舊而價不出廿元，頗想留之。會玄同來談，又有生客候至，乃屬玄同且坐苦雨齋北室，即前此聽蝦蟆跳處，今已鋪席矣。可隨意優臥，亦良便利也。比

我會反覆地讀過十餘遍，覺得這是我所讀過的最悲憫的一篇文章。並不是說悲壯，那只是一陣感情的奔瀉而已；這個則有如一條小河，水紋時時若隱若現，可是纏結得厲害。文中有一段云：

『沈園不知早到那裏去了，現在只剩了一片菜園，禹蹟寺還留下一塊大區，題曰『古禹蹟寺』。裏邊只有瓦礫草萊，兩株大樹。但是橋邊存在，雖是四十年前新修的圓洞石橋，大約還是舊址，題曰春波橋，即用放翁詩句的典故。民間通稱羅漢橋，是時常上下的船步，船『頭腦』馮小毛即住在橋側北岸，正與沈園相對。越城東南一隅原也不少古蹟，怪山，唐玉潛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橋，但最令人惆悵者莫過於沈園遺址。因爲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壯烈，還不十分難過，唯獨這種啼笑不敢之情，深微幽鬱，好像有虫在心裏蛀似的，最難爲懷。數百年後，登石橋，坐石闌上，倚天燈柱，望沈園牆北臨河的蘆荻蕭蕭，猶爲悵然，——是的，這裏悵然二字用得正好，我們平常大約有點濫用，多沒有那樣的貼切了。』

這裏作者對禹蹟寺的景物加以描摩，只是輕輕的一掠即已經抓到悲哀的核心。作者近作有一首云：

『禹蹟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柱杖橋頭望，流水將歸太

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書大佳，如不要勿即退還。——蓋自欲得之也。未幾全書送來，讓打一折扣而購得之，尙未及示玄同，而玄同已歿矣。今日重翻此集，不禁想起往事，感慨系之。於今能與不佞賞識卓吾老子者尙有幾人乎？廿八年二月四日春夜，知堂記於北平。』可與上述一文參看。

即在同一文中，作者會提起他所佩服的中國思想界的三賢——漢王充，明李贄，清俞正燮。在別的地方也時常稱道。俞正燮痛斥機足，並重立貞女節婦的定義，被李慈銘譏爲『出于周姥』。其實他的思想不過是正直與同情而已。

李卓吾的行徑比較怪僻，然而所主張仍舊是出於人情，並不足異，不過戴了各式眼鏡看去，就難免都不順眼。

至於他的思想，受外國哲人的影響實多。他曾自稱是唯物論者，在『關於自己』一文中曾提起所會受過影響的幾個人——克魯泡特金，勃蘭兌恩，蒲來則與薩里斯。他曾解釋『虛無主義』道：『所謂虛無論的意思實在只是中國所云無微不信，換句話說就是唯物的人生觀，重實證而輕理想。』這種思想我想即是作者所一向奉行着的。看一切文藝作品，即以此爲判斷中心。至於薩里斯的影響則更是顯然。『要正當的生活，我們須得模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其嚴肅』。作者演其意云：『生活之藝術即中庸，即節制，即爲縱欲的禁欲。』

至於蒲來則，作者從他所得到的關於文化人類學方面的知識與興趣，『夜讀抄』中多有介紹。這種研究文化的方法看似迂遠，其實乃是最正確的。

這些似乎全是作者自己的意見。可是我覺得最好也還是信奉他的自述。我們所能作的，最多的還是文章的鑑賞方面。論及思想，不免多有謬誤，所以就擇要抄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話來作說明。

作者的散文的另外兩條路是「草木蟲魚」和談「社會文化」。前者如看雲集中的「金魚」「虱子」等七篇和後來的「苦茶」「野草」等，他在這裏是發揮着對於名物的愛好。文章的內容充實，而又出之以前述的那種明徹的人生觀。談論無不如意，在讀者方面所得，除了新知的獲得外，更可以賞鑒文字的趣味，如聽一位通達人情物理的老先生的絮談，在聆者自熱然是一種悅樂。

至於談一般文化人類的現象的呢，在我就更為喜歡。像「繪女圖考釋」那樣的文章，真可以說是寫得活動極了。他從這個現實的事件中看出「屍體賞鑑」的事實來，掘發了中國古今文人的變態心理，至於那結尾的一節，更是值得援引的，不獨文字好，思想上似乎也可以作為代表：

「再想那李姓女子，生前認識了一個男人，旋被遺棄，家裏又很頑固，迫得上吊畢命，遺言只願穿上紅袍，死後挂上一天一夜，殮時據報載家裏也沒有人到，只派兩個聽差來，這也就够悽慘了。不幸的人，我們對於她不能有什麼一點供養，只希望她的苦辛屈辱就此完畢，早早入土為安，身滅名沒，歸於空虛，不要再被人說以至想起。何苦來再留下一張懸於窗上的照片供千百人的隨喜賞玩，此雖或有愜於文人畫家之雅鑒，吾們凡人乃終不能解也。審如是也，吾之考釋又豈靠得住乎？」

這篇文章是為「論語」所寫，所以題名及結尾頗具波俏之致。後來還被選入「讀知堂文選」中。這自然是一種看法。我覺得如果用來說明作者的「

我這裏也不是在提倡「功利主義」，說是可以「小題大做」，在一粒沙里來見大千世界，只是覺得這事頗為有趣，試想活人的腦子中却幻出了死人的世界，而花樣繁多，並不寂寞，該是多麼好玩的事，如果到了心理學家手裏分析起來，這許多又是陽世間所希望着而作不到的事，是一種壓迫的反應。一句話，這種工作的出發點大都是源於「趣味」，此則在一般讀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在前面我曾提出作者文章中的一個特點來，曰「沉痛」。其另一特點則是「談諧」，而這談諧又包含了「說反話」與「波俏」兩種，「說反話」在寫某種文章的場合確是必需的，在我看這種地方日本夏目漱石的影響很是顯然。尤其在早期的作品是如此。甚至有時在篇末還要特別注曰：「又上文所說有些是玩話，有些不是，合併聲明。」（死法）當然這在讀慣了洋洋灑灑正面文章的人是理應聲明以免誤會的。近時所作却具有另外一種談諧趣味。舉例來說，如「家之上下四旁」一文的附記云：

「關於漢川縣一案，我覺得乾隆皇帝（假如是他）處分得最妙的是那鄧老太太，當着她老人家的面把兒子媳婦都剝了皮，剩下她一個孤老，雖是每月領到了藩臺衙門的三兩銀子，也沒有家可住，因為這捆成一個茅廁坑了。走上街去，難免遇見黃宅親家母面上刺着兩行金印，在那面看守城門，彼此都難得為情。……甚矣皇帝與道學家之不測也，吾輩以常情推測，殊不能知其高一也。」雖然是談諧，然而還到底露出「反動」的痕迹來。

另有一篇「談勸酒」的文章，登在「朔風」上的，作者說明他不喜「賭拳」的第二個理由曰：「賭拳的叫聲與姿勢有點可畏，對角線的對臉或

中庸思想」，該是十分合適的。這位李姓女子死後，社會上對她的態度有可能的幾種。為當時報館記者所奉行的一種自然是不高明的了。如果由熱心的人們看來，似乎應當拿來作為一搭社會問題談論一番。或者來追根求底作法律上的根究，是法家的辦法。作者却只要求她「身滅名沒，歸於空虛」。這似乎可以拿來作「中庸」的注腳了。其實這正是中國民族數千年來所養成的一種「現實人生觀」，看來似乎極不積極，然而却是最實用的。事實上的確這樣正好。其餘的辦法在理論上雖佳，實際上却不然。這是多麼陰黯而悲慘的思想。

在苦茶隨筆的小引中說及中國對於忍的說法有儒釋道三派，而以釋家所說為最佳。儒家「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入世者的方法。道家「安莫安於忍辱」，則是避世的方法也。總之這都是一種手段。獨釋家拿忍來作為生活的一種，態度莊嚴而鄭重，令人敬愛。而中國人一向看釋家為出世者，殊不知他們對於生活態度是那麽積極的。反而是「苟全性命於亂世」的道家思想，一向瀟灑於全國人的心底，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這兩篇文章都寫得好，讀之如聞說法，令人頓生澈悟，獲益匪淺。在領略文章之美以外，更是另一種收穫也。

苦竹雜記中有「說鬼」與「關於活埋」兩文，可以作為另一種文字的標本。前者結尾有幾句話，可以拿來說明這類文章的特色：

「現在如只以中國為限，却將鬼的生活詳細的寫出，雖然是極浩繁困難的工作，值得當博士學位的論文，但亦極有趣味與實益，蓋此等處反可以見中國民族的真心實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還要可觀信也。」

者還好，有時隔著兩座動起手來，中間的人被左右夾攻，拳頭直出，離身尖不過一公分，不由不感到點威脅。」這裏把極平凡的事，加以點染，便成笑料。讀之欲笑，不可得也。

俞平伯古槐夢遇中有一則云：「有一聯不知賀誰新婚，其詞曰：『此冀北生徒中之知禮者，有江南兒女喜昌稱詩乎』，一本者作者也，乎作云乎。苦雨齋本知作守。」

這一聯可以借來說明苦雨老人是個「守禮者」。何以知之？於為文章的風格中可以規之，我們似乎常常可以在作者的文字中看見這樣的附記，「為行文便利起見，除特別表示敬禮者外，人名一律稱姓字，不別加敬稱。」（關於魯迅之二）這種地方看似小節，不過很可以看出一種「誠敬之表示」來，間常推測，這或者就是所謂古之儒家的風度罷？又同文末一節云：「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當得頂清楚，所以關於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談這一部分，差不多都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直於此乎。」

這是我喜讀的一段文章，却說不出什麼地方好來，勉強要說，可以說是一那一種空氣雅陸得好罷。

還有一卷小文，為我所愛讀，即收在「周作人書信」裏邊的一些小札，由作者寄給俞平伯廢名沈啓无三人者，或者可以譬作精緻的小雞點綴，入口即溶，不留渣滓，每隔若干時，取來重讀一過，味道依然。作者自己對這些小札也非常中意，曾在「序信」中提起：「挑選結果僅存此區區，而此區區者又如此無聊，覆閱之後不禁歎息。沒有辦法。這原不是情書，

不會有什麼好看的。這又不是宣言書，別無什麼新鮮話可講。反正只是幾封給朋友的信，現在不過附在這集裏再給未知的朋友們看看罷了，雖說是附，在這裏實在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頂好的了，別無好處，總寫得比較地誠實點，希望少點醜態。」

這話是真的。我喜歡談題跋短簡之類的小品文字，而這種文章近來却少有，新文學作品中除珠璣品瑩的一種華美的小品文以外，普通的都不佳，登在人間世第一期的劉大杰的春波樓隨筆，初讀時在八年前，覺得甚佳，後來逐漸覺得不行，最近重讀更是看不下去了。即劉半農先生的小品文也覺得搖曳太過失去了本來的面目。不知為何，不自然的東西我始終不喜歡，無論本來是想裝扮作少艾或是什麼。這一卷小札即甚中意，茲抄兩三爲例：

「好久沒有見了。雖然已是春天，而花葉尚未茂發，不免有寂寞之感。『愚』年老多病，近來患脅痛，賴學多日，亦不能執筆，或把卷，深覺此日可惜。但實在無可爲，只想多飲一杯不蘭地，且食蛤蜊耳。紹原走後無消息，想早已到廣，匆匆不盡。」(與俞平伯信)

昨日葉公打電話來問尊寓地名，想係奉訪乎。新製一種信封，覺尙清疎，但只可自怡悅不堪轉贈君耳。平伯看見云似蘇字，不爲無因。匆匆不備。」(與廢名信)

「昨日巨公光降敝廬，已將人間天上集奉還。據云兩三日來住在清燕，故未見足下。咖(此字製作似仿禱字)哩飯之約未決定日期，照今晨樣子恐還有很熱的天氣要來，或者以略略緩緩爲宜乎？但又慮不在大熱天喫

## 四庫瑣話

四庫全書是清代文化政策上一大表現。在當時自然是衆口同聲的稱道不已，這聲勢一直不衰者總有數百年。一直到清末，才漸漸聽到別人不滿的徵詞；直至最近，罵者輩出。對證祖本，校出破綻。真相總算大白於天下了。然而我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一鱗一爪；絕少縝密的敘述。我深信這題目值得一賦，如果鈞稽史事，旁及遺文，再看那些工作人員的作風，乾隆皇帝的手腕，實在有趣得很，而且也並非无益的。

數年前曾讀過一篇『關於命運』的文章，有幾句話，使我非常佩服：

『好幾年前我就勸人開門讀史，覺得比讀經還有用，因爲經至多不過是一套準提咒罷了，史卻是一座寶鏡台，他能給我們照出前因後果來也。』

我自己是個非常『浪漫』的人，對於天下古今一切經典全都望望然去之，不想觸手。史呢，也不會讀過多少。興趣倒是有幾兒的。說起來不敬得很，我讀史是抱了讀小說的態度。對於那來龍去脈，人物衣冠很有興趣，並不想在這中間發現什麼大道理的野心。不過有一點很令我肅然，就是前面那寶鏡台之說。往往有多少事，看來看去總像真事，再也保持不住讀小說的閒情逸致，實在是大可悲哀的事。

話說『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台奏管弦。天下太平無事日，爲花无

以上隨便抄錄，沒有什麼取捨的意見，不過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全是很自然的。也或者存有作者的特有的風趣的說笑話。即作者所自謙爲最缺乏的『閑適』和『流連光景』的處所，這裏也有不少留存。是頗值得欣賞的。

作者的文章浩瀚，平日雖然常常翻讀，却沒有研究的準備，長篇也不會作過，現在不過隨便撿拾，附以己見，關於思想方面又沒有多觸到。只不過是一些文章欣賞的話而已，不過這些久存在心裏的意見，得爲記錄一二，倒也是值得高興的事耳。

### 本刊合訂本預約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倏已半載，茲將第一期至第六期彙訂一冊，藉便保存。本刊此舉，原爲分贈友好起見，目的非在發售，以是訂製之數不多；僅以分贈所餘，應一般未能按期購到本刊讀者之需要耳。捷足者或可先得，後至者難免回隅。自即日起發售預約，每冊國幣拾伍元，郵費在內，八月底出版奉上，額滿當將原款奉還。

(預約處：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國民新聞社營業科轉古今社)

庾 持

限日高眠。」每逢干戈擾攘，羣雄競起，弄得民不聊生，大家連作一頭太平之犬都不可得，那里還有吟詩作賦的興緻？所以無疑的，人材輩出，而且都是馬上的英雄，一旦這些英雄之間分出了高下，一個無賴一朝得志，作了皇帝，天下大定。然而他心里到底放心不下，因爲他出身於艸澤之間，十分明白這種地方情形是多麼不穩；無已，只好想法子把他們引上正途，不要再作亡命的勾當。然而，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呢？於是苦心焦思，想出了一種無上法寶來，那就是文鴛鴦的書本兒。

語云：『皓首窮經』，而且這不過是一經而已，如果收集了全國的純正典籍，使一般無知小子們去窮起來，豈不大妙？試想，古往今來可有讀了金瓶梅要解放，看了紅樓夢要革命的人？那麼，這策略之妙極當可無疑義耳。

且說這種事業，是古已有之的。宋板的文苑英華，我們還可以看到三兩本。榮寶齋並且把它複刻爲箋紙。宋亡以後，馬端臨隱居不仕，成文獻通考。這後者還不過是社會文化史的著作，至多在目錄學上稍有規制而已。直至明代，朱棣靖難以後，想修文治了。召解縉等作永樂大典，上承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之遺規，把古今的典籍，分拆零散，依韻排列，化整爲零，實在是極偉大的工作。四庫全書的辦法則正相反，有許



多書反而是從大典的零碎碎之中輯成全本。不過，它的受了永樂大典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事。

乾隆皇帝的詔修四庫全書的起因，另一個極重要的是由文字獄所引起的。他看見明屋以後竟有如許不法之輩懷恨故國，時時露諸筆墨，得到了一個極刺激的啓示。於是想徹底的來一次清除。第一步就是向民間徵求遺書。

在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呂留良晚年的文字獄後之十一年，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已經出過這樣的上諭了：「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下內庫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純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鈔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

如果要明瞭十全老人爲什麼對這些事忽然如此熱心，清初的幾個文字獄的始末，似乎應當稍爲知道一些。這些文字獄，比較重要的當然是易代之際的歷史案件。至於其餘的小小的事件不知凡幾。而大半倒是莫須有的罪過，尤可痛心的是這已經成爲當時人的告訐的目標，爲報私仇，就不惜摘了別人文字間的一二不相干處所，橫加附會，弄得別人破人亡而後止。這種手段，大概也真是禽獸間之所無者。這些小事件，爲大家所熟悉的如「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在性靈文學家看來，真是十足的天籟的流露，不料作者却因此而身首異處了。

乾隆二十六年胡寶瑤奏余慶蛟詩語狂悖，請即正法。這事倒還是乾隆稍細心，一加檢閱原詩，不過是詭譎前人，十足的惡詩。結果意在拍馬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從速傳諭行。這固然有些發急了。可是成績也終於不大佳，因爲很少有人敢作沒有好處的投機生意的了。

從這以後直到前引的乾隆六年的上諭，徵書的工作始終不會終止。而這時也有人發揮應當修四庫全書的暗示，謝在杭五雜俎云：「余嘗獲觀中祕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者遠甚。但有宋刻五十餘種，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泡爛。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欲以三年之功，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祕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

這就很有代表民意的資格了。而乾隆中歷城周永年提倡「儒藏」，與「釋藏」「道藏」鼎足而三，也是這一派的意思。而康熙年間所修的那一部雜亂無章的大雜拌兒——圖書集成，更是這事的先聲；直至乾隆三十七年大興朱筠(筠)上條陳開館校書，這事才算是有了一定的眉目了。

至於皇帝的心理，倒也有研究的必要。他看穿了人性，如果你說某書不好，不許看；那結果是偷看的人反而更多。倒不如經過一番審定之後說：「這些全是純正無瑕的好書，大家快來看呀！」這樣一來，大家或者不想看也不一定。就是看，也已經經過檢定，毫無妨礙的了。

朱筠是當時大有名的愛好風雅的大官，門下士多如過江之鯽。如洪稚存黃仲則都曾經作過他的座上客。當時他正作安徽學政，因爲看高宗徵書的結果不大佳妙，竟至「迄今幾近匝歲，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只談下高宗一個人在上面吹鬍瞪眼，大發雷霆，有些看不下去。覺得這是自己的造化來了，於是條陳說：「竊維載籍重於左史，目錄著於歷代，典至

的胡寶瑤，是碰了一鼻灰而去了。

後來又有人批評王爾揚在墓誌上用了「皇考」字樣，罪當大逆。也被乾隆置之不問。

莊廷瑞是有錢的人，明相國烏程朱國禎所作明史稿本，因後人乏食，質于莊氏。莊氏就另招集名士，補上了崇禎一朝的史事，刻爲明書。結果爲破家縣令吳之榮告發了。

那罪名是奉隆武永歷的正朔而不書清代年號。和一二背逆文句。結果除莊廷瑞因已死只戮屍外，其餘子孫朋友刻工販者校對的人一共殺掉二百廿一人之多，真是洋洋大觀。婦女則給邊人爲奴。現在只錄一段小事算是畫龍點睛罷：「凡刻書送板釘書者，一應俱斬。一刻字匠臨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誰養！」言畢就刑。首滾至門忽然自斃，蓋行刑之所，去家不遠也。」

這一下禁得十分徹底，直至現在雖在易代之後，莊氏的明史還是不得看見。只有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續編里，印行了兩冊零落的抄本，翻了一過，了無生氣，也真看不出有什麼值得那麼大舉殺戮的地方。

這樣雷厲風行的查辦，自然要產生兩個結果：第一個是人家家里藏有這種書的，不是私行銷燬，就是深藏密鎖，不敢令人看見了；第二，當然是禁書的效果，只不過刺激起別人的好奇心，反而都想看看也不一定。

這又使皇帝的心里大大不安，不得已，只能在本來的面目上加了一層假面：康熙四年八月諭禮部云：「前於順治五年九月內，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啓甲子丁卯兩年實錄，及戊辰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查開送，至今尙未查送。……其官民之家，如有關載明季時事之書，雖有忌諱

鉅也，制至詳也。我皇上念典勳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彼時懷乘之倫，莫不蒸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矧臣蒙恩，職膺文學？敢竭聞見知識

一二，爲我皇上陳之。」

他也真不愧爲文學侍從之臣，深知個中祕妙，所以出起主意來非常周密。當時他就有四點條陳：

- 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
- 二、中祕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
- 三、著錄校讎當並重也。
- 四、金石之學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

封事一上，高宗就要「原議大臣議奏」。大學士劉廷清說這「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廢之，幸得于敏中的力爭，覆奏了：

「伏查永樂大典一書，成自前明，但誇摭拾之繁，未協編摩之式，雖善本之流存不少，而遺編之叢雜尤多。仰蒙論斷精微，折衷至當，欽承訓諭，獲奉準繩。竊維採錄固在無遺，而別擇尤宜加審；……再查翰林院衙門內，現有進西房屋一區，從前修輯皇清文類及功臣傳各書，皆在此纂辦，今奉旨校核永樂大典，應請即將此項房屋作爲辦事之所，於檢查較爲近便。惟是此項書籍，幾及萬本，篇幅浩大，頭緒紛繁，所有查校人員，必須多爲派出，分頭趕辦，方能迅速排纂，尅期集事。臣等謹遵旨於翰林院官內，擇其堪預分校之任者，酌選三十員，專司查辦，仍即令辦事翰林院。並酌派軍機司員一二員，作爲提調；典簿廳等官，作爲收掌，常用在署，經理催造，毋致稍有作輟。……」

這一個奏摺頗關重要，可以說是「四庫全書」的一塊基石。而全書規

制的宏大，動員匠工的衆多，也都可在這個奏摺裏看出。從此翰林院東西一帶房屋裏正式成立了『四庫全書館』，自總裁總纂以次三百多名文化人就開始了偉大的工作，在乾隆的指揮之下，把數千年來所遺留下來的古籍實行闡割變質的手術了。

前邊會經略略提起開始徵書以後的成績不大佳妙，這就使乾隆皇帝大為着急，下了一個軟硬兼施的上諭：

『前會降旨令各該督撫等訪求遺書，彙登冊府，……乃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其實係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板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當此文治光明之日，名山藏書，何可使之隱而弗彰？此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習，所謂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朕殷殷訪訪之意，且此事並非難辦，倘爾率略若此，其他尙可問乎？』

這裏先來一下恫嚇，使該督撫等心裏惴惴，然後就來了較為和緩的轉圜的話：

『必係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字面，恐涉手干礙，預存存缺勿置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旨，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五異，或記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願於書中尋摘瑕疪，罪及藏書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諭後，仍似從前疑畏，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查閱，將來或有礙於遺編之處，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

從事。

這不但是指揮，而且是畫策。果然成績大佳。兩淮鹽政李質穎（與江蘇織造負有同等使命的）就在淮揚（當時的上海）商借了馬裕家的書。其餘的藏家，如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等也都陸續進呈，高宗也就湊趣，擬定了獎勵的規則：

- 一、獎書 進書在五百種以上者，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在一百種以上者，賞佩文韻府一部。
- 二、題詠 進書中有精醇之本，高宗親爲評詠，題識簡端。並令書館錄副後，儘先發還。
- 三、記名 私人進書在百種以上者，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之末。各省採進本在百種以下者，亦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

這種辦法果然甚妙。尤佳者是好書善本反而儘先發還，使藏書家無庸担心。不過既經高宗題識，那讀書者不免大大可念。照當時的習慣，該書是要供之香案，淨手焚香，三跪九叩而讀之。這種姿勢，不免令人見而生畏，殊非風雅之道耳。

### 要目預告

- 爰居閣雜談……………梁鴻志
- 論從容就死……………紀果庵
- 龍堆再拾……………魯昔達
- 清光緒帝與那拉后……………陳亨德

矣！

寬嚴交施，恩威並用，正是『英主』駕馭臣下的唯一妙訣，結果是寫了半年的限期，並且令地方官不必檢閱，凡有所得，即送呈進京。假使還是那樣麻木不仁，就『惟該督撫是問！』

高宗不但熟悉於江南藏書家的流傳授受之源委，並且對於書買的販賣情形也瞭若指掌。我們推想他深居宮中，怎樣會知道這些事呢？那時皇帝在江蘇有一個親信的奴才，就是江蘇織造，他的職務是替皇帝打探一應民間的風俗，官吏的勤惰，收成的良窳。總之，織造是有一切『情報處』的職責和權力，爲皇帝引爲左右手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以藏書著名，家多宋元秘本，而且還刻過奇秘的『棟亭十二種』。並且在北京的怡府樂善堂，也正因何義門的介紹，買得徐乾學季滄葦兩家的藏書。由這些地方，大可以使我們明瞭乾隆的對於藏書事蹟的熟悉，正是並非偶然的了。他的詔書上說：

『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韻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齊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餘亦指不勝屈。並有原藏書目，至今尙爲人傳錄者。即其子孫不能保守，而輾轉流播，仍爲他姓所有，第須尋源竟委，自不至湮沒人間；縱或散落他方，爲之隨處蹤求，亦不難於薈萃。又聞蘇州有一種買客，惟事收買舊書，如山塘開舖之金姓者，乃專門世業。於古書存佚原委頗能語悉。又湖州向多買客書船，平時在各處州縣兌買書籍，與藏書家往來最熟。其於某氏舊有某書，會購某本，問之無不深知。如能向此等入書爲諮詢，詳加物色，因而四處借抄，仍將原書迅速發還，誠無不稱頌。』

## 談四大名旦 肅容

四大名旦——梅、程、荀、尚，自從民初以來，即享盛名，至今不衰。這四個姓名，聯在一起，差不多已成了戲劇界的專門名詞，雖婦孺也都知中國有這四位人物。二三十年來，多少達官貴人名卿巨商，其姓名已隨流光以俱去，唯有這四位却屹然如故，也可見其藝術入人之深與飲名之盛久了。

亂戰以來，四大名旦的首席梅曉華遠走天南，旅居香港，港戰發生，人們所特別關心的，除却各人的親友外，大都還帶上一句錦注他的起居。有人說他留了寸許鬚子杜門謝客，甚至還有海外東坡之謔，幾乎把一般愛好他的藝術的人們急死。現在消息傳來，曉華安然無恙，怎不令人以手加額呢？而且聽說不久便要在紅氈毯上，可以與我們相見了。江南搖落，重逢龜年，總令人不勝其感慨吧！

天這樣的熱，迴憶天各一方的朋友，也是一件消暑的好方法，我且談談我所知的四大名旦私人生活，以實『古今』，想爲關心他們的讀者所樂予一看的吧！

梅曉華的私人生活，抽象說起來，可以說是最雍容最華貴的了。從前在無量大人胡同的住宅，佈置得非常華麗，可也非常大雅，一付對聯，一條字屏，都經他的手，位置得井井有條，梅雖不是埋頭伏案的書生，可是真能得到書中的趣味，也是得到書中涵養的一個人。每天下午，擺書理曲，跟笛工琴師，底吹曼唱，那韻味實在遠勝過戲台上的表演，可惜得見的

人不多，而能够發見他的趣味的人，恐怕還更少呢。

自從他移居上海以後，雖是住所不大，草地一方，也是非常整潔，他自從出國幾次以後，對於藝術的興趣，更不止些舊的戲劇，已經進行到並且領略到外國劇藝的精神；同時除掉戲劇以外，凡關於圖畫、雕塑、無線電、影戲，無一不愛，也無一不細細研究，而且同時他還請了一位鬍子很長的老畫師——湯定之先生——每天下午，在書桌上大畫其梅花，一枝樹幹，必定要剛勁；一朵花蕊，必定要圓熟。如此的孜孜不倦，不曾忘了原來的「國故」，可算是真能够實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個。

程觀察呢，此人真不像個劇界名角，非但他的氣派不像，連他的身裁動作，都完全不像。那巍然一表的身材，背後看來，好像是個舶來品的少爺兵，當面看來，口中銜了一枝三B牌的菸斗，有時高興起來，白蘭地可以吃上一瓶半瓶，打起麻雀來，可以連上十六圈乃至廿四圈的「無奇不有」。可是他唱起戲來，非常認真，一絲不苟。平日受慣了羅穆公先生愛好文字的薰陶，所以寫起字來，也是一筆張猛龍，還要參加些鄭文公鑿龍韻的意味，在偶然筆致之中，還得流露些漂亮的意味，真是說得上嫵媚兩字。北京住在十景花園多年，離開叱咤嗚呼的季威將軍與佩孚的住宅不遠，後來他的朋友李老頭兒，替他經營了西城的一所大房子，非常幽勝，更加舒服，祇是朋友去的時候，不免嫌地方太遠車錢太貴了。

他來過上海多次，後來向住滄洲，最先則是在丹桂第一台對門的元元旅社，那時還未結婚，頗為上海時髦惡劣的異性所注意，可是他守身如玉，連異性打來的電話，都不敢接，這是何等自重。但是我想交際還是不妨的，後來連涉重洋，應該不至於隨時而罷罷。

尙筠霞乃是一個公子哥兒派頭的人兒，他住的椿樹胡同，佈置是特別富麗，差不多像朱門貴族的家庭，他自己不能喝酒，卻愛打牌，替朋友往

## 明末的人物

讀史至明末，往往會令人廢卷三歎，這倒並非為古人擔憂，而是普通人隨歷史之治亂興亡而喜怒哀樂，原是常情所在，不足為異。因為古今究為一體，從我們的身上能尋出祖先的一點善固足可喜，若不幸發覺祖先們遺留下來的一些罪惡和錯誤，那痛苦也是當然的。然則明末之史，固不僅看了使人發深惡而痛絕之感。在廢卷三歎以後，鄙意以為不妨再請過那座胡塗荒唐的孽鏡臺過來細看一看，然後是不免發覺自己的悲哀的。

明末三案，那班朝士們很因此慷慨激烈地爭論了一番，反復得簡直令人生厭，結果好像是雷聲大，雨聲小，收束得頗為模糊；倒引得他們沾沾自喜，以為總算替國家出了力，辦了事，而其實也祇是東林及非東林諸君子之授受嘍囉而已。到得那位「凡事憤憤，獨於夫婦間不薄」的熹宗，三案總算告一段落，而太監魏忠賢卻乘此粉墨登場了。戲的開始，自楊漣那篇經昌期潤色過的上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其中以忠賢意欲竊器，煽動性不謂不大，但畢竟落了空）而後，繼之以諸賢之一哄而上，忠賢始終不動聲色，頗足見出沉默之與噴嚏者的形勢。此後是一段淒慘的歷史，朝士們便默默地接受着刑罰和虛殺了。看來魏忠賢是不失為爽利的，——在中國，太監往往具有此種性格，有人說便是所謂殘忍。蓋「忠君愛國」的擾擾嚷嚷有時實在令人頭痛，那些官官大臣雖未必有「朱雲折檻」之風，倘遇到

遠，沒一個不是如飲醇醪。空的時候，一樣的寫字畫畫，疏疏淡淡的幾筆菊花，雖功夫不深，卻也當得雅潔兩字。至於他愛好藝術收藏字畫等等，那是他的嗜好。

他交際的範圍，非常廣闊，交際的手段，非常週到，所以大家都願意和他來往。同時對於公益的事情也非常熱心，什麼梨園公益呀，窩窩頭會呀，他都是滿口應承，首先發動，這也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和好評的。

他也是老到上海來的人。照例名角來滬，必先拜客，所拜有初次見面的報館先生，有多年交好的票房名票，這是一種「阿媽撒子」，任何戲劇巨頭，都不能規避的，可是別人有時應付不及他的圓到，見了人總是一聲「好吓」，「你多捧吓」這一套，不像有人在台上儘能的「引吭高歌」，下了台見人的時候，卻「沉默寡言」，這一點上，有人說是他的天賦擅長交際，也有人說他不至有點北京習氣，這卻是見仁見智，不必深究。

荀慧生最妙的是，一般人都叫他荀老板——荀字少了日中一劃，因而諧聲——他在梅蘭華頭幾次到滬唱上元夫人等戲時候，還替姚玉芙等同充當舞綵帶的宮女，可是自己有些聰明，力爭上進，非但短短時期，已經達到了第四名「傳體」的地位，並見一樣的能書能畫幾筆山水，著實有些樣兒。

慧生在四大名旦之中，是個最有福氣的，他的兒子令香，已經「箕裘克紹」的家學淵源了，他因為一時同行，無不編排新戲，所以也由陳墨香等，為之排了很多的新戲，編的成績，也不算壞，可是最近聽得北方的消息，陳墨香已經作了古人，斗方名士，身後例屬蕭條，慧生所送的賻儀，未免過於菲薄——×十元？——這一方面固然要與潦倒文人表深切的同情，寄無窮的感慨，那一方面想起梅蘭華的厚奉易實市羅瘦公諸名公，程隨秋的为羅經營殯葬，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寫到此地，我不敢有別的希望，只希望這是謠言，而不是事實。

## 劉平

「王赫斯怒」，那情形卻也不堪設想的。故作太監的看慣了這些「世故人情」，一朝權在手，往往襲取主子之故技以遂其征服慾；此種情形在歷史上不乏先例，固非自魏忠賢始，恐亦未必至魏忠賢終，然則這位猖獗自用的東廠大爺，瞧不起所謂朝士者流，便無怪其然了。熹宗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十二月黨人姓名如「天監」、「東林點將錄」等成，乃悉刊黨人名以示天下（見明鑑），及後不到兩年間，東林之中堅分子虐殺殆盡矣。

可惜魏忠賢殺戮禁錮所假借的罪名往往是很蠢笨的。其黨羽許顯純專為司拷訊之責，死於非刑及為冤害者不計其數。這倒也罷了，可歎的是：有時無干於東林者亦因主事者之妒憤而逮去。無以解之，這大概便是屬於所謂暴虐了。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云：

「揚州知府劉鐸下獄，僧本福攜贈三詩至京，為其語多諷刺，遂逮之。」

按原書「僧本福攜贈三詩至京」或為「僧本福攜贈三詩至京」之誤。若照前語，其人便是多此一舉，否則便是因嫌疑或「礙眼」而遭捕，劉鐸下獄，本福明明是到京探監的，因此順便作幾首詩送給他，以抒憤懣，此亦人情之常；至於詩中「語多諷刺」，照情理想，定是這位和尚「義形於詩」。如為劉鐸所作，則恐將不僅謂其詩多「諷刺」而直稱之謂「

「反詩」了。殺人者是瘋狂的，但諒亦不至胡塗至此也。此說若對，則亦未可厚非老魏，蓋歷史上此類事件最爲普遍，雖遁入空門的佛弟子如本朝者，其思想亦大有問題，更無論以擾亂爲能事的朝士了。但這裏是就狹義的來說。至於魏忠賢畢竟是一名太監，因「目不識丁」，終於不免暴氣，自然其命運不會長久。否則他會覺到躲在文字後面的也還有思想，思想才是眞實抓得住人的東西。蓋有正義感的人必有思想，——此思想亦必與壓迫者相反，相抗，正不必藉諸文字也。那麼，魏忠賢之前不及羸政，後不及文燾，蓋因其爲一不學無術的太監之故；而羸政文燾之高於魏忠賢，或亦因其較一太監想得週到歟？

然而，朝士僅祇是朝士，祇在於嘵嘵之間，倘有壓力加諸其身，抵抗是沒有的，但他們嘵嘵卻未必因而趨於消滅。前之東林，後之復社，無非爲「王陽明這面大旗底下一羣八股先生和魏忠賢那面大旗底下一羣八股先生打架」，結果是「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拉倒」（見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五），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中亦云：

「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爲舉士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資可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大禍。」

如此而已。宜乎趙翼有「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國家者」（這「人」字很有意思，見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五）之歎了。蓋這些人也自有其本領，嘵嘵爲其一；其二，也還是嘵嘵；其三，倘不是嘵嘵，便祇是一死。這辦法在永樂大帝欽定的性理大全中似乎有所「指示」的，不過由這等士大夫之流加以發揮而光大之罷了。李爾圭云：

「歲儲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佃農竭一年之力，糞壅之工作，一畝之費用爲一緡，但收穫之日，所得不過數斗，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

而稱貸則「輕者加二，重者加五，穀花始終，當場扣取，勤勤一年，依然凍餒！」（見呂坤實政錄）於是繼唐賽兒、葉宗留、鄧茂七、徐鴻儒、于宏志等人的叛亂而後，遂與李自成等人聲勢浩大的農民暴動。河曲之陷，全在內應，皇帝曾問「導賊何人」？對曰：「大抵出於飢民。」噫嘻，飢民之爲可畏也！無怪一提起流寇之亂有人便覺得恐怖，恐怖的聯想是可以的，倘以爲全部的流寇之亂僅此而已，便是迂陋了。我從前曾經看過蜀碧、蜀難紀略之類的書，原也看得這般流寇非人性的，照書上的話，張獻忠的那一支流寇似乎的確是如此；但因爲是數百年前的事，當時倒也不甚覺得恐怖，至於放大眼光，看一看歷史的背景以及全盤形勢，是可以覺出流寇也者並非不配接受多少的同情的。自成軍至太原，會移檄遠近，其中有一段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燭微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威紳，閭閻之脂膏盡竭。」（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又云：

「公侯皆食肉執袴，而倚爲腹心；宦官皆訖獮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借亡之恨。」（全上）

古今月刊 (第六期) 明末的人物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瘦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愕然罔識；而擗管呻吟自矜有學。」（見恕谷集書明戶部募表後）

但這裏卻出了一些傑出的人物，非但對於明末影響非常之大，即對於後世其影響亦遠在諸朝士之上。此類朝士可以阮大鍼作代表，大鍼一面陰結中蠶，一面卻處處顯出自己孤高勁節。東林諸君子除自己而外也還願及朋友，大鍼的一生卻作過無數出賣朋友的事（如左光斗、魏大中之中被陷皆出大鍼意），於是更談不上被他一時利用的主子了。對主子不忠心，我認爲是一件帶有矛盾意味的可悲的事。明史馬士英傳（阮大鍼附）云：

「大鍼事忠賢極謹，而陰慮其不足恃。每進謁，輒厚賄閹人，還其刺。」

這行徑較崔呈秀及倪文煥之入幕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呼忠賢曰爸爸的還要細心而妥貼，大概便是所謂士大夫的本色之一相罷。

明末朝士雖不終日忙著做「策論」「經義」或「賦得」什麼的，但那些時文似乎永遠隱隱地刺在他們的臉上，後來讀史的人也往往在他們的一舉一動一嘵嘵之間看得出，頗習齋謂「明亡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固虛習」（見顏李弟子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罷。這在上文已經約略說過，不再贅述。但總而言之，這些士大夫之流未必肯直接一手破壞國家，故有因必有果，當另有一批人物於他們的嘵嘵而外補上貪污、殘暴、無厭、賄賂和淫虐，則小民之苦況可想而知。其時民賦賦者以陝西、江西、福建、四川爲最；而不計其數的官地、采邑及權貴的土地，又因無人耕種之故，遂驅此等過剩的農民前往工作，於是農奴之制大興矣。日知錄云：

因此所過府縣或由守軍或由人民強悍者頗不少，蓋此輩亦多爲飢民也。自成軍由陝西經山西攻河北，所向無敵，直逼畿南，崇禎皇帝遣才決心死守京都。於是按籍動賦大徵其助餉，結果卻寥寥無幾，這已經很可悲了，但後來情形卻越發顯得悽慘。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云：

「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這是一句急了的話，但也頗中肯，雖然不免太自信了一點。又自云：

「上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

倒是「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但所可歎者，自成兵臨城下，這班平日以擾攘爲能事的朝士至死猶不信人民的力量。柴哈洛夫的北京東正教會中有云：

「三月一日京城附近的軍隊叛變，……有許多人主張組織民團，保衛京城，但以大臣的反對而罷。……從這個時候便禁止人民上城援助軍隊作護城的工作。」

這情形是確的，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亦有同樣的記載，不過日期恐稍有參差耳：

「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守西直門，各門勳臣一聯亞二，論文武各官輪助。衆議僉民兵，魏漢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

這似乎委實是沒有辦法的了。於是祇好命大小太監守城，但他們卻大聲嚷起來道：「那些文武大臣幹了些什麼？」城破時，朝廷裏沒有一個官

，連那些閣臣們也作鳥獸散了，也不知他們究竟「巷戰」了沒有？及至崇禎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才覺到他一個人是完全孤獨的。——昔之嘆嘆者今皆無言而不知所往了。

甲申殉難之朝士為數不少，但自然也有人降了的。就是那位連驅帶嚇，把人民說得狗屁不值的大學士魏藻德還曾率百官入賀，稽首勸進。但李自成卻頗乾脆，終至被「打發」了完事（凡流寇殺人謂「打發」。見寄園寄所寄）。至於殉難的朝士之中，竟無一人殺賊而死，大都非自縊，即投井，可見「巷戰」之說，也還是騙騙皇帝的。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下有一節云：

「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亭林先生身遭桑海之變，這話說得感慨而且沉痛，但鄙意殉難諸朝士死得並不冤屈或有所怨艾，彼輩以為事急時為皇帝一死即是忠臣，一了百了，就此塞責，而平日的擾攘以及殃民誤國等等，到此便可一筆勾消，而大搖大擺地見列祖列宗於地下了。其實氣節是必須講的，但却是不得已的最後一着棋；若不謀於先，也祇是一着空着，那危險是不僅僅關係於個人生命之隕滅的。所以推諉才真真的是罪惡。但這原是明末諸朝士的第三着絕技，即所謂「三上吊」是也。看罷，黨禍時以一死了之，破國時以一死了之，却絕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一哭二鬧」是錯誤和荒唐。至於後來，連「三上吊」似乎也不多見了，剩下的，祇是擾擾攘攘之更厲害些而已，顧氏學記性理書評中有云：

### 談狐

#### 微言

百獸之中，中國人對於狐似乎特別具有興味，而且也看得神祕一些，居然會說牠百歲之後化為美女，千歲之後化為淫婦。又說牠本是古代的淫婦，名叫阿紫，後乃化為狐。均見明黃省會獸經前引，前說謂本之郭氏玄中記，郭氏相傳即為郭璞。後說本之名山記，作者不詳。

因為有這樣的說法，所以自來文士作筆記或小說，總是愛提到牠，古的如搜神記，廣異記等等，近的如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之類，談狐的故事，真是屢見不鮮。而長篇小說封神傳，雖以殷周盛衰的故事，而其實不過寫狐精妲己的一生，所以小說的開頭，便是寫殷紂進香女幽宮，因題詩演神，神遂命三妖惑紂以助周。三妖之中，自然以狐精最有魄力，其餘不過作為附翼而已。又如平妖傳一書，此妖也是一個狐精，結果大亂天下，費了官軍許多的力才得平定。

像這種的例子，在外國可說是一些也沒有的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媿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之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為生民憤悵者久之。」

這一段的意思頗可見出習察低徊激越的心情。但我似乎記得他也有過這麼兩句詩：「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則又不過是甲申殉難諸朝士的一流人物罷了。

崇禎未必是一個怎麼壞的皇帝，其實似乎比他的爸爸和阿哥都要好些，東廠之禍，他頗能不動聲色地獨自除逐元凶，且於流寇逼近京畿以至臨死以前都能鎮靜，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其「朕非亡國之君」一語更可見出他的悲壯和大膽，這樣的「亡國之君」在歷史上恐怕是少見的。故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可惜這位皇帝以為除去東廠黨人便可天下太平，而置其他關係國家存亡斷續之大計於不顧，却不能算是越乎諸朝士以上的人才。其一切加派、捐助、搜括、水旱災傷，一切不問，「甚者參核之法，惟重征輸，官愈貧，民愈困，而賦愈通。」（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終至逼到老百姓山窮水盡，自然祇有起來叛亂了。故哈拉博維茨基的「明朝滅亡時之北京」中說：

「崇禎對於民間疾苦均無所聞見，臣下又虛為粉飾以示太平。」如此，有明焉得不被誤？故較太監尤為可恨者，這才使皇帝感覺到是那班朝士，但這已經晚了，於是，在朝士、太監、流寇、皇帝而外，又加上一個建州衛，這條垂死的鼠終於為肥壯的貓所吞食。後來那貓雖曾很為老鼠的死歎息過一番，但也做不出什麼來；至於有人恨那位「銜冠一怒為紅顏」的吳三桂，原也不過祇是書生之見罷了。

就我個人所知，歐洲中世紀時有一部「列那狐」(Reynard the Fox)的，那純粹是一個諷刺的故事，性質近於童話，說狐還是狐，從來沒有把牠變為美女或淫婦。那末中國人為什麼喜歡狐呢？而且還把牠作人形看待，那確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我們來談談的。

其實狐的動物決不能活到百歲或至千歲。據動物學家告訴我們，牠的壽數至多不過十三四年而已。所以說牠百歲千歲，根本是迷信之談。然而迷信動物本來什麼都可以的，為什麼對狐格外有興味呢？

如果我們拿中國所謂幾部古籍來看，像五經諸子之類，可說對狐只是作狐的解釋。當時所以要一再提到牠，不過食牠一張皮，那是可以做裘的，是一種名貴的服裝，如詩七月：「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禮記玉藻：「君衣狐白裘。」墨子親士：「千鈞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其實這不但當時如此，現在也何獨不然，狐裘還是屬於上選的皮貨。其次則無非說牠性極狡猾，變而不決，於是借之以喻邪人，如詩南山：「南山崔嵬，雄狐綏綏。」此狐舊說乃比齊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又如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是說狐老者多疑，小者未能慎，故濟水濡尾，而仍不能濟。是此種解釋，皆極正當，絕無有迷惑之言。即使志怪之書如山海經穆天子傳等，也不過是「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山海經）「天子獵於滌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於河宗。」（穆天子傳）均沒有變化人形之說。

到了漢代，諸書所載，亦大抵如此，可以不再一一引證。只有西京雜記載「廣川王去疾發梁書塚，棺槨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擊之不能，傷其左足。」這本也極平常的事，獸類大多愛居古墓之中，以為隱匿。但後却說「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這當然是附會之談，然而此狐還畢竟不會變作美女。只是化一老人，而且生在夢中，也與後來所說不同。還有西京雜記是否

爲漢劉歆所撰，現在也大有疑問，有許多都主張這是晉時葛洪所僞託的，那末漢代也還是沒多狐妖之說。

說到葛洪，我就懷疑狐妖之說，就是他所賸遺的。史稱他「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可知他之好道，原是學有淵源。今人亦謂自東漢張陵創道教以後，至魏伯陽從而和之，道教的學理基礎始立。至洪更著抱朴子一書，認神仙鬼怪爲必有物，於是道教的真相更爲明顯。試看他的對俗篇云：

「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他雖說此文根據於老君玉策記，老君相傳即老子，老子而有玉策記，這恐怕只有他們道家是這麼說的，餘外就未之聞。我疑此書也正是葛洪自己僞撰，一如他的西京雜記僞託爲劉歆一樣。

葛洪之後有郭璞，這也是晉代與葛洪齊名的談神仙鬼怪專家。郭氏玄中記是否爲他所作，我們不得而知，但如晉書他的列傳也曾有過一則狐妖的故事，那是可信他也相信狐會成妖。茲試將這段傳文，轉錄如下：

論經史百家，無不應聲而出，因此疑此年少若非鬼魅，定是狐狸。華初以獵犬試之，狐竟毫無懼色。後知燕昭王墓前的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來，燃之以照書生，果然立顯原形，烹之而死。按張華爲晉代名臣，史稱他「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希見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著有博物志十篇，乃類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而未會一說狐事，也足見此種所說，非張華自己僞撰，即由干寶代爲捏造。但如晉書韓友傳所載，驅狐之法，還可用占卜的，則事更玄妙。現在也不妨抄錄於此，以明晉人對於狐妖之學，實在大費一番研究之功的：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家，亦行京費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癡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家故城間，得理置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聽隔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張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布囊二枚吞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是女病完全爲狐妖作祟，故雖得理置數十，

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妖。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宜者。後詣關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由。……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理魘魅，憑假作惑。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

任谷不知爲男爲女，居然因羽衣人一淫，即能產蛇。看郭璞的疏文，則此羽衣人，大似狐狸所化。玄中記今亦有傳本，說「狐五十歲能變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爲天狐。」與黃省曾獸經所引，略有不同。既云百歲或爲丈夫，則此羽衣人當是百歲所化的狐。所以如干寶搜神記之類，記狐也有書生，也有婦人，固不備專化美女或淫婦而已。

至於干寶，原也是葛洪的好朋友，洪傳稱「干寶深相親善，薦洪才堪國史」，可爲明證。晉書也有他的列傳，說他「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及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問，皆得神，其甚已，病猶不差，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亦無怪其然也。至如韓友此法，大約用以咒語，故與張華之法不同。然而咒語如何，則非韓友復生，吾人恐不能得其究竟。不過在南史顧歡傳中，却有這樣一段記載，說是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歡往村中，一面大講老子，一面令人作獄，過了一會，即見狐狸自入獄中，病者皆愈。這樣看來，韓友咒語，恐怕也是老子，然則老子一書，還有驅狐妖的魔力，真是前所未聞，不得不在此特提一筆。

但是事情也有例外的，如唐代王義方，從鄉人郭無爲學道術，郭教他使野狐，他雖能呼，但狐却不伏使，反擲瓦擊擊義方，並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他竟不能禁止，結果一病而卒（見張鷟朝野僉載）。這也許是王義方的道術未精，或者此野狐還未成妖，所以不能使他伏使罷！

除上述諸法以外，隋末王度所作的古鏡記，據說此鏡也能驅狐，不但不可逃形，而且竄跡無路，頗如後來白蛇傳中的法海，能用手鉢使白蛇傷生，而無法遁脫的。

到了唐代，談狐的作品愈多，如廣異記，宣室志之類，都是連篇累牘，述不勝述。所以至宋

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顯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可知他的搜神記，是大談古今靈異故事的。狐妖當然也是靈顯之一，所以他雖談一些。然如仔細看他的故事，只有一則發生於後漢建安中，其餘的出於晉時。是亦可知狐妖之說，最早不出於漢末，而至晉時方才大行特行的。

在他所談狐故事之中，有一則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說狐妖也有所忌，一是獵犬，一是千年古木，獵犬只能別數百年的，千年古木方能別千年老妖，照之則形立見。這種在抱朴子中，則還未曾說過，牠只云「山中戌日稱成陽公者，狐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見登涉篇）干氏此言，據說出諸張華。大略說晉惠帝時，華爲司空。那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變作書生，持劍來謁。……

撰太平廣記，專錄狐事的，竟多至九卷。不過所談往往開門見山，一望知爲異類，未免使人索然寡味。且所談亦不外乎狐妖作怪，使道士作法而已，亦使人多見之後，望而生厭。惟其中也有一篇，在這裏得特別提出的，那便是沈既濟所作的任氏傳。這原是唐代新興文體傳奇文之一，內容雖然也是談狐，然而寫法可說與衆不同，使人驟看起來，決不以爲她是害人的妖精。此文大家也許已經讀過，可是我還想在這裏敘述一下，因爲在我所見的記狐作品之中，此篇可說是古今唯一傑作，除牠以外，其餘均可不談的了。

故事大略是這樣的：唐天寶九年，有鄭六者，不詳其名，好酒色，因貧無家，託身於內兄章峯家中。有一天，他乘驢行於長安昇平的北門，碰到三個婦人，其中穿白衣的最有容色。他遂識而挑之，跟隨她們到樂遊園。那時天已昏黑，只見一個大宅，土垣車門，白衣的就向內而入，回頭却對他說：「願少踟躕！」於是只留一女奴守門。他問女奴，方知白衣的姓任。果然不久之間，請他入內，先由任氏之姊招待，列燭置膳。後來任氏更出，妍姿美質，殆如天仙，鄭就留在他家過夜。可是天將明時，她即促他速去，說

是有兄弟到來，不可淹留。鄭既出門，路上遇見一賣餅的，問他那裏究竟是誰家第宅，賣餅的却說那是一塊棄地，並無第宅，只有一狐，常誘男人往宿。鄭於是才知任氏乃屬異類，然想到她的醜態，仍存一見之心。這樣過了十日，鄭偶遊西市，忽見任氏正在衣肆中買衣，鄭上前連呼，任氏却背立不肯相見，說：「公知之，何相近焉？」鄭說：「雖知之何患！」並發誓決不相棄，任氏因此也願終身相事，於是稅屋以居，且向草假什器。草亦亦好色之流，一見任氏，即欲求歡，却被任氏厲色相拒，草遂不敢。但任氏以飲食所需，皆賴於草，也想有所報謝。恰巧草見一吹笙女子，嬌姿豔絕，問她可曾相識，任氏便說：「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遂設法密引，與草相通。不意過了年餘，鄭竟調授槐里府果毅尉，欲邀任氏俱去。任氏知此去不利，堅不允許，但鄭仍再三固請，任氏不得已，遂與同行。果然到了馬嵬，恰巧有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與任氏相遇，任氏即欽然墜地，復本形而遁。結果為狗所獲，喪生而死。鄭乃銜涕出錢為之瘞葬以去。

這故事初看起來，雖沒有像其他的傳奇奇離曲折，平淡得很，然而為狐妖的任氏，寫得這樣

真具人情，和易可親，實在前所未見。後之聊齋志異，其載狐事亦能如談平常故事，未始不受牠的影響，所以說有此一篇，其餘便可不談。不過也得注意，便是狐妖故事一到宋明，談的就不多，大部如洪邁的夷堅志，原是全談鬼怪之書，然而說狐的事却極罕見。世傳關漢卿所撰的鬼董狐，也只談鬼事而沒有狐事。不過其中有一段文字云：「夫物之魅人者必以淫，淫者其自魅也久矣，已魅而物之魅類至矣。」這雖仍說物魅為必有，但說原因是已魅，正與「色不迷人人自迷」之理正同，倒可解釋狐之魅人，正也如此。以我推想，狐本無也。中國人自來思想，總以為一切皆有物為主宰，善則為神，惡則為妖，已魅既久，無可怪之，於是就怪之於妖。病可說妖作祟，繼而至於一個絕頂聰明或絕美豔的人，也可誣

之為妖，因為事非希有，視為例外。此妖本無可指，於是索性名之以狐，此所以狐又有或為美女或為丈夫之分也。而丈夫畢竟不及美女，於是更有狐能專化美女淫婦之說。在說者則偶然是夜中夢見而已，在聽者則以為像煞真有其事，遂致纏繞不分，狐的故事便多。蓋大多以虛為實，故往往說牠無意而逢，又由實為虛，故往往說牠倏然而去，根本不出一個「無」字。這不是我的狐妖哲學，實在狐之為狐，恐怕如是而已。至於清代談狐之風復盛，如前舉聊齋閱微之類，到此已不必再述。有人說，聊齋談狐，含有反清之意，所以蒲氏也就終身不得其志，那我是根本反對的，而且蒲氏真有此種思想，恐怕早已鬧起一件文字大獄，還會讓他善終下去嗎？

五月二十日燈下。

### 啓事

本刊自第七期起，調整出版日期，每期改為准月之一日出版，除有特別事故外，決不愆期。讀者諸君，屆時請注意上海中華日報國民新聞新中國報平報等四大報及南京中報時代晚報等二大報刊佈之廣告，向各大書坊報攤購取可也。

## 香港戰爭目擊記(上)

靜塵

大英帝國經過了二百多年全盛的黃金時代，到底好景不常，一步步踏上衰老的暮境，終而至於開始崩潰了。

緬甸，以至於將來印度的相繼失守，也不會覺得驚奇了。何況香港雖然是個小小的地方，對於大英帝國究屬是塊拱門脚下重要的基石。

只消在四五年前，倘然有人肯定地對你說，大英帝國就要崩潰了，並且崩潰得出乎意料的迅速，我相信你一定不會相信。可是，目前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每個人的眼前，不容你不信。盛極必衰，我們的古聖賢們原早看破了歷史的定律。所以我們今天對於大英帝國的崩潰，不為盎格羅民族哀，却為歷史的循環往復慮。

大家都知道英德之戰爆發時英國在國防上毫無準備，所以戰端一啓，英國在軍事上顯然處於劣勢的地位。但是英國紳士們受到這個大教訓，很知道亡羊補牢。尤其在香港這方面，遠從廣州被日軍佔領（那時候歐戰尚未爆發）的時候起，大英帝國已經知道這塊小小的殖民地，總有一天會受外力的侵襲，所以早在暗底裏積極準備了。不過當時的準備僅僅止於「有備無患」的準備，除開報紙上常常登載什麼山裏有老虎，勸大家不要再去遊玩外（實際上老虎的地方就在那裏築砲台），表面上並無什麼動靜。可是就祇這一點，香港四周山裏的大砲台，造得實在够堅固了。

我不知道英德之戰中英國的情形怎樣，因為我看不到倫敦大轟炸的景象。但我總算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一塊小小屬地——香港居住了四五年，對於這個帝國的小小一部份的面貌，有個粗知大略的認識；並且更幸運的，我在那裏切身經歷到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動，眼看著這帝國一小部份的傾覆崩潰，像潮水捲流沙那麼輕快。以小喻大，我們若以香港的陷落為藍本，去想像星加坡

起了一陣並不算小的騷動。做了近百年「太平犬

照舊的繁榮。

「戰爭，香港總不會有！」——香港人十個倒有九個這麼想，好像香港真是上帝在創造宇宙時就派定了不會有戰爭似的。

只是英國當局的騷動一直沒有停止。香港政府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強迫全港英籍婦孺疏散，徵用了好幾艘郵船，先把她們裝到非列濱，再由非列濱送去澳洲。這在英國當局總算盡了未雨綢繆的能事，可是對於這塊小小殖民地上的英國臣民們，真是樁從未有過的大災難。你想平時在殖民地上過慣了養尊處優生活的官吏和大腹賈，身邊怎麼可以一日沒有太太？而那些被老爺嬌養慣的太太少爺小姐們，怎麼可以一日沒有老爺，拋開了丈夫，到別地去空閨獨守？所以當港政府的疏散命令頒發時，許多大帝英國的臣民就對這道命

令表示不服從，慢吞吞地不願登記，慢吞吞地不願登船。因為他們認定香港並無戰爭的威脅，大可不必疏散他們的家屬。可是港政府奉行倫敦政府的命令，不理睬他們的不滿，一而再，再而三地吧全香港的英籍婦孺強迫送到了澳洲去，絕對不許她們回到香港來。但是這樣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地過去了，香港的樣子似乎愈來愈太平，沒有太太的英國紳士們也愈覺得闌房之閒太寂寞，於是乎一致起來組織「丈夫團」，向港政府追索被疏散的太太；在澳洲的太太們也聯合起來組織「太太團」，要求港政府准許她們回香港陪丈夫，兩邊廂鬧得烏烟瘴氣，熱鬧非凡！香港這個「丈夫團」差不多每星期都在半島酒店或香港酒店飲茶開會議，直到日本對英美開戰的前幾天，「丈夫團」裏的負責者們還在那裏開會，議商對策，向政府索取太太。他們的精神，真有「一息尚存，此志不渝」之概！

港政府的第二道命令是由港督宣佈香港戰時狀態的存在，實施了十多條戰時的法令。只是這些法令大半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無關，所以我們這些居住在香港的「太平犬」們也懶得去注意。只是有一點顯然比平時不同，使人一望而知香港已變了。

前年初夏，游泳的季節到來時，報紙上忽然宣佈，淺水灣石澳兩個游泳的天堂，沙灘上都已裝好鐵絲網，要去游泳的朋友，下水去須得小心。這段消息在報紙上一披露，全香港的「美人魚」「美人蟹」們看見了自然又不免相顧失色，到淺水灣去游泳的人，大打折扣。一向為紅男綠女們優哉游哉週末遊樂的聖地，一旦成了未來的戰場，看來真大煞風景。

像淺水灣這樣一個供人遊玩的地方，沙灘上也滿佈了鐵絲網，其他近海之處以及形勢險要的地方之鐵絲網密佈，自在我們意想之中。

說起鐵絲網，英國人在這方面的「準備」其規模真够偉大！俗語形容一個牢不可破的軍事要塞為「銅牆鐵壁」，我想假使以二十世紀發達的科學與工業，倘能建造一道「銅牆鐵壁」來保護一個地方的話，那末英國人——至少香港的英國人已經首先創製了。因為據我親眼所見，英國人為防止「敵人」的進襲香港在海邊登陸起見，就在全香港的海岸上架起鐵絲網來。這種鐵絲網在形勢險要之區赤柱，香港仔，淺水灣，深水灣，石澳，以及九龍許多地方，前年夏季就已完

在戰時的兩袖籠單之下，那就是凡屬政府機關的公共建築之前，無論大門小戶，出入口處，都須堆疊沙包。就是救火會救火汽車出入的大門，因為那也屬「政府機關」，依法須得疊沙包，可是事實上救火會的大門不可擁塞，為了「合法」起見，只得在大門外的左右兩邊直疊兩條沙包，以資點綴。雖然這些沙包的堆疊，已經沒有實際效用之可言，但是有了這點沙包，一方面既可違背凡屬政府機關都須疊置沙包的戰時法令，一方面也不會壘塞救火會的大門，火災時把救火車擋在屋子裏開不出來。另一方面，多少連救火會也好穿上一襲戰時的外衣，站在人烟稠密之區警告來往的行人：「看，戰爭已經來了！」

但是這些沙包疊得久了，人們習見之後，當然也就不以為奇；而香港政府似乎也把这些沙包作為「戰時流行」的裝飾品，一直在它們的外觀上用功夫。起先是僱用大批工人，把一堆堆已經疊好的沙包從新卸下，整理一番，使麻袋的色澤相同，大小劃一，然後重複修整齊疊起來。繼之日子久了，有些麻袋經過雨打日晒，變了顏色，就把它們取下來換過新的，再在沙包腳下，圍上半尺多高的一條削得光光的白木板，使麻袋裏

全佈置好，等到前年秋季，連在人類稠密的市區海岸邊，也興築起架設鐵絲網的工程來。這種預備一旦有事時便於架設鐵絲網的工程構造得真够聰敏，港政府僱好幾千名工人，在洋工程師領導下，在沿海邊的每一條馬路上距離三五尺挖一個用水泥澆成的小孔，小孔上面還有一個可以啓閉的鐵蓋。這種小孔內外兩排，像摩登女郎衣服上的滾條一般，把全香港的海岸綫都滾遍了。平時，鐵蓋蓋着，走路不會踢脚，汽車開過也頗光滑，不留心的人死也想不到這些小孔就是一種戰事準備。等到去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開始進攻香港，一根根六七尺高的鐵桿就插進這些小窟窿，成為支架鐵絲網的鐵柱，再在這些鐵柱上佈起生刺的鐵線，看來既整齊，又堅固，這一來真把香港團團圍住，連蒼蠅也飛不進一隻了。（倘然這些鐵絲網真是銅牆鐵壁的話。）

在香港以及九龍許多山裏，這種鐵絲網架設得更多更堅牢。支架鐵絲網的不是鐵桿而是澆住在地裏的水泥鋼骨柱，柱面上還漆上花花綠綠的油漆作為戰地保護色。橫一道豎一道的真如蛛網之密佈，有幾道長得把一座高高的山嶺分隔為二，在我們這種毫無軍事學識的平民看起來，真覺

的沙泥不致瀉開來。接下去索性在木板上漆上一層淡藍色的油漆，以增美觀。這還不够，有一天我趁電車經過匯豐銀行前的法院大廈轉灣時，看見兩個小工手持小帚和小箕在烈日之下小心翼翼地清掃疊在法院走廊下每個沙包上的灰塵。他們那種從容不迫，細心專意的神情，倒與堆得高高的沙包成一個頗有奇趣的對比！我坐在電車上一面看一面想，想不起別的，只想到「這就是英國人在抗戰！」

但是這到底不足以說明英國人只顧表面，不求實際。在平時，英國人的辦事情，確實相當認真，現在戰爭來了，而且飛機炸彈已經光臨到了他們的頭上，雖然在英倫三島不免有點手忙脚亂，但在殖民地——尤其在東方殖民地這方面，戰火既未燒着眉毛，他們對於戰爭的準備，既有充裕的時間，也有儘够的資源，當然會得仔細細，作種種必要的準備。在香港，英國人自歐戰爆發以後日以繼夜地忙於種種軍事設施的建築，有關秘密的我們自然不得而知，但可公開見到的，其不惜工本的情形，已使我們咋舌不置了。所以太平洋戰事發生後香港不過半個月即為日軍攻陷，有些人對於英國的毫無準備，就是大為詫異。

得英國軍事家的佈置顯實在够精細，方法實在够巧妙。想不到這樣不惜工本的軍事佈置後來都變成日軍的戰利品。

鐵絲網的佈置在香港整個軍事準備工作上自然還不過是其極渺小的一部份。更偉大的工程如大砲壘，飛機場，彈藥庫大營房的建築，我們都不能看到，自然難明其究竟。但是也有兩種偉大的工程能為我們平民所見到的，一種是山上公路的改造，一種是港九防空洞的挖掘。

香港山上的公路四通八達，平時可以駛汽車，以便那些住在山頂上別墅裏的英國臣民來往上下。戰時可以駛戰車運大砲，以便居高臨下，抵禦來自海上的敵人。歐戰起後，九龍許多荒無人烟的高山上，天天有工人在開路築路，炸山石，削斜坡，叮叮噹噹，終年不息地工作着。據說這種道路的開築和修改，都與軍事有關。工程繼續到兩年之久，到太平洋戰事發生的那一天，還有不少工人在深山裏築路。

與築路工程同時進行的我們還要附帶談談那些築在路邊的機關槍巢和小堡壘。這種機關槍巢和小堡壘差不多在十字路口和峽道兩頭都像小堡一般聳在路邊。鋼的門，鋼的窗戶，尺來厚水泥



鋼骨的牆壁，外面塗一層花花綠綠的保護色。堡壘前面再種些青竹茅草，遠望過去真不容易發見。堡壘的附近，又是曲折折的幾條鐵絲網，這些鐵絲網又往往攀山越嶺，像萬里長城般看不到它的頭尾。

關於防空洞的建造，全部工程看來也真够咋舌。據到過重慶的朋友說，重慶的防空洞還沒有香港開得多。不過重慶的防空洞全靠成千成萬的工人以最落後的方法日以繼夜地鑿成，而且都鑿在山岩當中，不像香港防空洞開鑿的時候那樣可以用電力，用機器，所以重慶的防空洞在看到過的人不能不認為是戰時的奇蹟，而香港的防空洞至多不過稱賞它一聲偉大。

香港防空洞的興築，開始於前年夏季。爲了建築防空洞，港政府特派防空總監史堅柏飛到重慶去實地考察。史氏回港後，就與幾個工程專家繪好圖樣，招標興造。

香港原來是孤立海中的一個小島，所以香港市環，都結集在海邊山脚下。從上環到中環，從中環一直到北角筲箕灣，幾條馬路負山面海的鋪展着，正好在路後那些山上開鑿洞穴，以爲戰時防空之用，空襲時，各區居民都有就近洞穴好

。而劉美美的芳名，也常常掛在香港酒店裏吃茶的英國紳士們嘴角上了。

這樁公案鬧了好幾個月，最後法院宣判防空總監史堅柏無罪，劉美美也無罪，捷和公司則須另行偵查。可是這一來已鬧得史堅柏害了精神病，審判時候史氏一直住醫院，等到判決無罪他才病愈出院，愉然去職找他底太太去了。只是除開史氏之外，還有一位英國軍官，他是負責起草防空洞圖樣的軍事工程師，因爲史堅柏的東窗事發，把他也牽進在內，他在未受法院審判之前，就在山頂住宅裏開槍自殺了。這位要面子的工程師出此一策，偷然他泉下有知，後來知道史堅柏並未犯罪，恐怕也要自悔孟浪了。

躲，不必長途跋涉去逃警報。九龍也是一樣。合計香港和九龍的防空洞，大小約有百餘個。這些防空洞自從開築以來，日夜加工的一直趕造着，到十二月八日戰事發生時，十分之九還沒有完工。戰事發生後我去過好幾個防空洞躲飛機，有兩個比較小一點的差不多已全部完工，裏面頂上有水泥鋼骨的樑條，支架得密密層層，兩邊是碎石砌成的厚壁，壁上還釘着木條樑，底下的水門汀也鋪得很平，而且洞裏全部刷白，電燈

一亮，樣子彷彿如上海新世界貫通南北部的那個地洞，不過頂上低些，兩邊狹些。進了洞門，裏面縱橫交叉的十字路，一條有一條的出口，一條有一條的空氣調節機，所以幾千人躲在裏面，(須一律坐在凳上，不准站立路口，免礙空氣流通)也不覺得氣悶難受。外面的槍砲聲在洞裏根本聽不到，只有炸彈下來時稍稍有點震動。那些大的沒有一個已告完工，雖然空氣調節機和電燈都已裝好，靠近洞口的幾段木樑也鋪好了，但是越進去就越不好。有幾個洞穴的盡頭，頂上還是成天漏水的岩洞，地下還是七高八低的碎石子。那樣子真像神話裏妖怪居住的山洞，也像齊天大聖的老家——水帘洞。

除了這兩項較大的準備之外，其他準備工作之爲我們耳聞目見的，還有糧食魚肉等項的儲備和不斷舉行防空演習。據說香港政府對於戰時糧食準備得極其充分，英國人(包括兵士，公務員和人民)吃用的，連啤酒香烟都設專倉存儲，數量之多，我們實難想像。中國人吃用的，則如米，鹹魚，鮮魚，鹹菜，鹹肉等的儲藏，據說足夠全香港一百五十萬人半年之需，所以戰端一起，香港毫無糧食恐慌的現象，非但糧食不恐慌，就連煙，酒，茶，糖，也不愁缺乏。

爲了建築防空洞，防空總監史堅柏和一家承包防空洞工程的捷和建築公司，又鬧了一樁風流舞弊的大訟案。原來這家公司爲要承包防空洞工程，投標後不會落空起見，特地僱請了一位年輕美貌，英語流利，風流絕倫，且曾一度貴爲師長太太的劉美美女士爲女秘書。由這位秘書出去與港政府防空總監部負責諸「番鬼」(香港人稱英國人爲「番鬼」)應酬，不斷地請客，不斷地送禮物，而且還由劉美美女士不斷地到史堅柏公館裏去「交際」。(因爲史堅柏的夫人照戰時法例已經撤退到澳洲去了。)結果劉美美女士有了價值五千元的花旗銀行的存摺，捷和公司與防空總監部也訂下了不少比別家價目要貴的工程合同。不料好事多磨，據說因爲是「同行嫉妬」的關係，史堅柏和捷和公司被人向政府告發了，弊端透了天，香港是個「法治」的殖民地，這種案子經法院偵查之下，事情鬧大，便得由法官提起訴訟，公開審判了。這一來真個哄動了全香港，尤其在洋人這方面，對於此案較中國人尤感興趣，各英文報紙每逢此案審訊，都把這條新聞用最大的大字標題編排起來放在第一版的頭一版，劉美美的名字，也隨之三十餘次地登載出來。

張，演習也說說就說說，並且演習的時間，由數小時延長到一整晚，由一整晚延長到三整晚。香港戰事發生前半月，港政府舉行了好幾晚燈火管制，事後又公佈：在以後半月內，將於不規定的日間突然發出空襲警報，舉行完全逼真的防空演習，(這就是說警報一發出，全港交通立即停止，人民均入防空洞，好像真有敵機來襲似的。)

所以當十二月八日早晨八點多鐘第一次真的空襲警報發出時，香港的人們全不知道日本飛機已經飛到九龍啓德機場丟去炸彈，還以爲真的要來一次白晝防空演習了。

# 政治月刊

四卷一期 清鄉一週年 特輯要目

清鄉一週年  
一年的回顧  
新國民運動之起步  
清鄉革命論  
清鄉文化建設論  
清鄉民運論  
清鄉工作之意義與一年之經過  
清鄉運動中的政治工作  
舊史鈞沉

汪精衛  
李士羣  
張修明  
孟頌  
史訓遠  
金子俊治  
水會  
景清陶

元和諸子之文藝批評  
北平歲時史料長篇  
一年來之清鄉機構  
一年來的清鄉宣傳工作  
清鄉政治工作一年間  
大東亞戰爭中的中國問題  
解決中國問題之關鍵  
世界維新  
蘇聯外交與共產國際  
汪精衛先生傳

楊即墨  
張江裁  
唐北生  
明進  
沈無雄  
高正雄  
石英行  
白英夫  
小五夫  
雷鳴

每冊新幣二元  
政治月刊社發行  
上海南京路  
郵政信箱  
電話七〇  
六號  
上海南京路  
電話七〇  
六號

# 施德樓隨筆

胡詠唐

霧

霧之美，美於撲朔迷離，夢之所以有趣，亦以其恍惚縹緲如霧，鬼故事之能引人入勝，也是因為鬼之來蹤去跡，往往難以捉摸，故夜色比白天動人，西湖夜景比日間尤為柔美。讀史前人類天動人，比某朝帝皇如何如何有意思得多。所以有意思者，乃以我們不甚清楚，作者也不甚清楚，大家模模糊糊，我們的想像力才有用武之地故也。

考古亦然。古玩，古書，古跡等之受人愛好，亦正是此理，譬如破缺不全的孤本，內有題辭甚多，圖章多個，並經前人朱筆圈點批註，吾人必想像此書之前有人為何等樣人，探究其字跡，考訂其年代，猜測其批註時之心境。吾人手握此書，雖身坐沙發，却猶如探險，亦猶如偵探深夜偵查竊門口側耳傾聽屋內竊盜之動靜。反之，攝影影片固可使觀者心驚膽戰，然演員之心境，

上面說的是關於被擊之鐘與聽到鐘聲的人，是於鐘和聽到鐘聲的人之間的那個擊鐘之人，史籍記載上却始終無人加以說明，然而那位擊鐘者却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因為沒有他那一擊，張繼就聽不到鐘聲，也許因此就做出那首詩來。那位擊鐘者當年當然並非故為張繼擊鐘，可是，他於無意之中的一擊，以張繼之詩為媒介，其聲傳於永久，似乎今日還在空氣之中震盪着，這真是所謂「不同凡響」了。其功之大有如是，而其名終於不傳，未免憾事，本刊編者是考據專家，不知亦可略施其考據技術，考訂出擊鐘者是誰來否？(編者按：嘗閱某筆記，言某寺中有巨鐘一，夜半必撞之，聲震數里，其司鐘之人，則一老且聾之僧也。此僧口不能言，耳不能聞，遂以撞鐘為業，以至於老死。吾閱此札，頗覺有寂寞之感，此僧豈異常人，能長耐寂寞，得毋所謂做一日和尚，便舍此不得耶？作吏出告示，和尚撞鐘，然與百姓看布告，詩人夜半聽鐘聲，則其心境大不相同矣。)

馬戲

做馬戲的人要舉止笨重的象怎樣，他就怎樣

，爛熟於胸，所以並不覺得有趣矣。

又如築造一座花園，不管空曠如上海兆豐花園橋南一部份也好，曲折如橋北一部份也好，要佈置得可愛好玩，總不能平坦無奇，比方走過一座小邱，邱上滿植各種好看的花木，以花木叢中罅隙處望去，邱之那邊還有一座松林，林下還有紅白相映悅目動人的花草，不過要走到那松林去，却須繞幾個灣，穿過幾座假山，渡過一條小溪，此時在遊客的心中，必以為那邊景色經小邱上的花木，這麼一間隔，看去尤有意思。這大概就是所謂藝術了，好比從杭州樓外樓端詳迷霧中的西湖景色，或是於微風細雨中駕小舟眺望鄉間原野，又或是月色迷朦中看隔江遠處山嶺，大地經迷霧細雨或月色蓋上一層薄幕，自又另有一種意思，其理正同，此外又如成語中的「曲徑通幽」、「柳暗花暗又一村」等佳句，至今為人所愛好，以其確實富有藝術意味也。

而且四五頭象集體行動起來，甚是整齊。觀者甚表驚異，頗加讚嘆，這是因為我們人類素來認為象是笨蠢的動物，而今竟能做各種非其他的象所能做的動作，於是認為希奇，如果那種動作由人來做了，便必認為無聊，因為人是做聰明事的。

然考動物界，自相咬鬥的雖然也有，然發明了飛機炸彈轟轟烈烈大大屠殺一場的却未之聞也。發明飛機炸彈是人的聰明，自相殘殺却也和別的動物無異，聰明的人做愚笨的事，和愚笨的動物做聰明的事情，看來同樣足以令人驚異。

一個賣藝的人在一個懸空離地五六丈的小型木架上翻斛斗豎蜻蜓並玩各種的把戲，看來很是驚險，觀者甚為嘆服，其實仔細一想，那種把戲如果只在地面一條凳子上玩起來，實在毫不足奇，不過在很高的處所上玩起來覺得驚險而已。據我的想像，那懸空高處賣藝的人，如果目不視地，姑把身子看作在地面一樣，或是置生命於度外，玩起來也不甚難。反之，如果心中專想念着登在高處的危險，則人尚未臨空，而氣已先餒，那裏還玩得好的。這可以拿鴿或警犬為喻，這類動物傳遞信息較人靈便，原因之一便是對於危險

數年前遊蘇州城外楓橋附近之寒山寺，那時

寺已破壞不堪，屋宇殘缺不全，滿地斷磚敗葉，殿中懸大鐘一，已非夜半到客船之鐘。寺西楓橋亦只普通的橋，橋下河流不甚廣闊，惟當時心頭總有奇異之感，真是所謂有點感概系之，感概的來源，後來加以分析，原來無非從前寒山、拾得、豐干等高僧曾留居於此寺，唐詩人張繼曾夜泊楓橋，並賦有：「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那首好詩，加以那時寺中的鐘已非昔日之鐘；這幾種聯想作用雜湊起來，便形成心頭那種感覺。

實則時空二事，無時不在變移，張繼時的楓橋，當非今日的楓橋；其夜泊楓橋之「夜」，亦無從復之可能；寺經屢次失火，數度修葺，更非今日之寺，原來之鐘早已「渡海雲東」，就令還是那個古鐘，今日夜半有人擊之，亦非張繼當年夜半聽得之鐘聲，蓋此擊非那擊，時間早已隔了許多年代也。

不過話若是可以說回來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殿中懸着的那個鐘總還是個鐘，鐘之為物，大致總也差不多；拆穿了說，夜半擊之，其聲亦即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當問竊盜之術於偷兒：偷兒之言曰：「我也沒有別的本領，只是入他人之家，視之為自己的家，取他人之物，視為自己之物而已，故能身不顫，心不悸，持之以靜，臨陣不懼。當時雖或為人所見，然不自視是賊，人常不以賊目我。」斯言是已。莊子不是說過麼：「無已」的至人「赴湯不熱」，「墮馬不傷」，這無非「當他沒有這回事」，所以倒也不覺得怎樣。莊子又說：「以其小者視之，萬物莫不小；以其大者視之，萬物莫不大。」所以賣藝的人身居高處，心中但思身雖離地百尺，但和太陽與地球間之距離相較，十丈之高不也無所謂麼？這樣就可身臨危境，而仍泰然處之。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那半空中玩藝的人如果一不小心，失足墮地，雖然在尚未着地之時心中可以「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墮生乎」自慰，然而一旦着地，性命必然是喪掉的，所以半空中玩把戲與在地面上玩把戲，其間究有區別。復次如果高底遠近大小真的沒有區別，如何士女們喜把照相到光藝照相館去放大？

# 雪堂自傳 (六)

羅振玉 遺著

鹿軍入宮時。端康太妃金棺。尚停宮中。敬懿榮惠兩太妃。亦未出宮。鹿鍾麟等。催促早日移出。諾以端康太妃金棺可先出。敬懿榮惠兩太妃。非得兩太妃同意不可。予乃入覲兩太妃。敬懿太妃言。鹿軍以非禮加皇帝。不能以加我。否則我且以死殉。我不畏彼也。予以此語鹿等。並與約三事。(一)太妃出宮時。不得檢查。一切服用器物須攜出。(二)中國男女之防素嚴。本朝家規尤肅。太妃出宮時。民國諸委員及軍人等。均須屏退。(三)出宮日期。由太妃自定。不得干涉。鹿等初尚欲以女學生代軍隊檢查。及諸人屏退。但照一相片。又謂出宮不強迫。但須示以約期。予皆嚴拒。彼等不得已。均允從。於是兩太妃遂自擇日出宮。鹿等亦不敢逾前約。至端康太妃金棺移出前。與約典禮必照舊制。彼等亦堅拒。及金棺外出。時方大雪。盡廢舊制。僅舊臣數十人隨從。道旁耆老觀者多泣下。自太妃移出。予等遂拒絕鹿等。不復入議席。

鹿軍圍守行朝。與商代以警察。彼堅持不可。予夙夜祗懼。私意萬一變出非常。予有死無貳。乃夜起作遺屬。諭諸兒。部署未了各事。書成。封固。寄津沽升相國長嗣叔炳兵部(際彪)。語以俟有變故。即授予家人。兵部。予之門生也。予以鹿不肯撤兵。乃商之段祺瑞侍從武官長衛與武。追索歷年積欠優待費者。其說均不可行。今向各國宣布。將何以爲辭乎。予啓但言暴力迫脅。由片面擅改條約。於法律不能生效力。矢不承認可矣。并出袖中擬旨上呈。上以爲然。乃飭由內務府先傳達段祺瑞。尋函告駐京各國公使。俾轉報政府。於是持自消尊號者始結舌。而自謂能令段祺瑞恢復優待者。以不能實其言。亦不告而南歸矣。

車駕幸日使館後。王公師傳及內務府南書房諸人。分班入侍。既月餘。上與諸老臣謀他徙。皆不可。與公使商之。公使礙於邦交。亦有難色。謂茲事體大。容詳圖。最後上乃派柯學士偕池部君往商之段祺瑞。段言上意既願他徙。不敢違。然須伺相當時機。妥爲保護乃可。幸勿造次。蓋段意實不欲上他徙。姑以此塞責也。於是移蹕之事。乃益梗矣。

予自隨侍入使館後。見池部君爲人有風力。能斷言。乃推誠結納。池部君亦推誠相接。因密與商上行止。池部君謂。宜早他去。以就宏圖。於是兩人契益深。乙丑二月朔。上密招予。商去使館。赴日本。令予隨從。以公使礙於邦交。欲自動出京。不復商之。予謂現國民黨方日侍中山先生病。防備實疏。且臣有門生在某銀行。能得國民黨消息。凡京津駐兵更替。令密報。現國民黨方換防。備豐台廳坊駐奉軍少許。出京正值其時。然出京後。即須由日本保衛。仍非得公使同意不可。請招池部君謀之。池部至。極贊同。亦謂非得公使同意不可。但非解除邦交困難。不能得同意。知必有以處此。予謂但有權辭告公使。謂上自動出京事。已密商段。段默認。亦請公使默認。如是公使或不爲難。池部君稱善。乃由東商之公使。公使諾焉。遂以晚八時。由池部君衛上出前門登車。予與兒子福葆隨從。乙夜遂安抵津站。日本總領事。已密在站迎迓。爲備大和旅館駐蹕。

更與衛商。兵再撤。予念彼等允撤兵。必有他陰謀。乃於撤兵第一日。商之陳太傅。請於上。令警察隨從往謁太妃。又越日。予與陳傅密商。謂撤兵亦至危。非速移使館不可。議定。由陳傅借英文師傅莊士敦汽車。赴北府迎上微行赴使館界。先至德醫院小憩。後至日本使館。日本芳澤公使(謙吉)。乃通電其國政府。並以電話報駐京各國使館。公使夫人親洒掃館樓。並命書記官池部君(政次)常川照料。翌日公使復遣池部君往謁皇后。鹿鍾麟抗不放行。公使復親往。乃不敢再阻。當皇上出北府時。風塵大作。官道中不辨行人。故沿路軍警。皆無知者。遂得安隱出險。

當上未蒞日館之前。予與膠州柯學士(劭恣)憂北府危地。不可久居。乃同訪日本公使。商假館事。公使謂由使館往迓。種種未便。若諸君能衛上蒞此。當竭誠保衛。及上蒞使館界。莊傅先至英使館商稅駕。英使以未便辭。乃仍至日使館。

上蒞使館之翌晨。予奏國民軍以暴力逼改優待條件。當時處危地。不可以理喻。今既出險。若仍不言。是默認也。宜向各邦宣告當日以暴力迫脅。由片面擅改優待條件情形。並預擬一諭旨納袖中。上曰。連日廷議。各執極端。有主張自消尊號辭優待。謂帝號優待實爲廢階者。有稱與段祺瑞厚。必能使其恢復舊約。取消新約者。且謂出宮須卜新時。宜向民間結。池部君夫婦。亦侍皇后。由京至天津。乃移寓前湖北提督張勳別墅。方予隨蹕前二日。柯學士密戒予。謂有謠言於上前。言公與國民黨交厚。恐且謀危聖躬。宜斥逐。勿與近。公宜善自爲地。予訝其言變奇。然不能忍置。時津寓有病者。乃乞假一二日。以視上意。上溫諭曰。卿之請假。殆託故求退耶。知卿忠悃。必未忍出此。予因以所聞對。謂既有此誘。分宜遠嫌。上笑曰。謗人不類至此。朕何能信。一二日有要事相商。卿必不可去。予遂不敢復言。越日。乃商移蹕事。謀既定。予啓上是否密告左右重要諸臣。上曰。烏可告。又啓是否密告皇后。上亦曰否。予曰。事固宜至密。然左氏所謂六逆。臣已蹈其五。異日讒謗之來。弗可免矣。上諭以勉膺艱鉅。勿避嫌怨。予感激知遇。遂冒險不辭。幸賴九廟之靈。屬車不驚。予至是雖爲叢怨之府。亦非所恤也。

聖駕駐蹕張園。初擬小憩數日。即東渡。已由池部君部署船位。而京津諸臣。乃謂東渡不如在津之安。又有飛語中池部君者。謂池部有腦疾。隨從殊不安。南中諸遺臣。又有以函電阻行者。因是乘輿遂滯津不去。是年池部君調宜昌總領事。未幾。以疾卒。上厚恤其遺孤。予亦爲位哭之。每念往日患難中竭誠相助。雖骨肉不能逾。感謝之忱。畢吾生不能忘。即吾子孫。亦當世世尸祝者也。

車駕蒞津之次日。都中諸臣至。又數日。滬上諸臣亦至。留津議既定。奉諭。命予暫留京善後事宜。兼辦天津臨時委派事件。尋與升允袁大化鐵良同拜顧問。予與升公。均以名位太崇。辭不敢就。奉諭不許辭。然實無所報稱。且乙丑以後。連年值內戰。津沽甚危。予與升文忠公王忠愍公愛之甚。然均無從致力。予拜疏求退。上命陳傅就予家勉留。乃不敢復

請。至丁卯。時局益危。忠憲遂以五月三日自沈於頤和園昆明湖。上聞之悼甚。所以飾終者至厚。予傷忠憲雖致命仍不能遂志。既醜金恤其孤。復以一歲之力。訂其遺著之未刊及屬草未竟者。編爲海王忠憲公遺書。由公同學爲集資印行。念與忠憲交垂三十年。其學行卓然爲海內大師。一旦完大節。在公爲無憾。而予則草間忍死。仍不得解脫世網。至此萬念皆灰。乃部署未了各事。以俟命盡。願勿勿又五年。公平日夙以宏濟期予。不知異日將何以慰公於九原也。

予既不得乞退。閉門思過。無補涓埃。且數年不理家事。致多逋負。乃於戊辰冬。鬻津沽寓居。別卜地於旅順。以賣宅之資。從事建築。餘以償負。以孟冬再求退。上手諭數百言。慰留甚至。乃復面陳在津無以報稱。移居後仍當勉竭駑駘。謀補萬一。上乃許行。遂以歲暮攜孥赴新居。爾後每年正月必赴津恭祝聖壽。辛未秋。蒙古升文忠公允。沒於津門。往哭之。予平日交游至少。忠憲既逝。文忠亦騎箕天上。海內同好。益塞如晨星矣。予往在海東。築小樓。敬儲列聖宸翰。番禺梁文忠公。爲署樓榜曰。宸翰。及寓遼東。復以是榜揭寓樓。庚午歲。予敬檢列聖宸翰及列聖御集進呈。承賜研精練軸額。憶往歲大婚禮成。蒙賞貞心古松額。乙丑六十。荷親灑宸翰。錫歲寒松柏額。及山陵之變。予進呈修復銀兩。復荷賜言泉文律額。先後凡四拜賜。歷年並蒙賜大吉。日健。延年春條。三荷御容之賜。復歷賞花瓶。福壽字。紗縵。如意。湯圓。暑藥。月餅。臘八粥。野雞。江魚。醇醪。蜜橘。蘋菓。炒麵。西洋茶點。自惟以諸生濫竽郎署。以大禮恩。賞三代正三品。海桑以後。復入侍南書房。殊恩異數。叨竊至此。世世子孫。當銜結圖報。甯止沒齒不敢忘已哉。

予在津沽以前。曾編平生著書。得百種。二百四十一卷。居遼以後。閉門不語人事。仍以著書爲日。三年間。復成書十四種。四十餘卷。辛未

古今文選

###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墮壞，荆柯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

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警錫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

計僕少年，居身磨砢，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蹣跚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付之譚笑。嗚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兩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賣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燕磯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素帶，遂及藍縷。

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授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之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快口而費，並口而稱。誇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

夏。東北文化會。請予講攷古學。予意有清一代。學術昌明。明理訓詁。使漢宋之長。中葉以後。偏重訓詁。名物不能無失。至於今日。人倫攸敦。聖學垂絕。非講求三千年精神文明。不能救人心之陷溺。乃爲講本朝學術源流派別。金州士紳。又邀予講學於孔廟明倫堂。復爲講論語義。惜以滿洲兵事報講。安得再向復清。俾得竟此志耶。

予自卜居遼東。寓居頗隘。別賃二宅。皮所藏書。閱覽殊不便。乃以辛未夏。別賃宅後地二畝。爲書樓三楹。旁附二小室。仲秋經始。逾年春乃訖工。初擬晚年盡屏百家之學。歲溫經一二遍。並課子孫於此。乃兵事起。錄錄道途。憂患餘生。恐無復讀書之樂。而回天事業。亦百不稱意。七尺之軀。且付諸大造。於斯樓又奚戀耶。

予自辛亥。避地海東。意中日唇齒。彼邦人士。必有明輔車之相依。燎原之將及者。乃歷八年之久。竟無所遇。於是浩然有歸志。遂以己未返國。寓天津者。又十年。目擊軍人私圖。連年不已。邪說橫行。人紀掃地。不忍見聞。乃復避地遼東。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關內麻亂。無從下手。惟東三省尙未甚糜爛。莫如籲懇我皇上先拯救滿蒙三萬民衆。然後再以三省之力。截定關內。惟此事非得東三省當道有勢力明大義者。不能相與有成。乃以辛未春。赴吉林。與熙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復之志。一見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時。又以東三省與日本關係甚深。非得友邦諒解。不克有成。故居遼以後。頗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相往還。力陳欲謀東亞之和平。非中日協力。從東三省下手不可。欲維持東三省。非請我皇上臨御。不能治民望。友邦當道聞之。頗動聽。及是年秋。奉天兵事起。乃六次渡遼。與熙君及友邦軍部協商。遂決迎駕遼東之計。復詣天津行在。面奏請旨。得俞允。是年冬。聖駕遂由天津至營口。暫駐靜海。而至此也。(下略。全文完。)

庭無繁榮，貝錦百匹，謔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怒，召捕調獲。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橫集。而後峨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縲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齧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胆，若赴仇敵，知與不知，舉指而唾，辱亦甚矣。

整冠李下，撥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術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緣威施，俯仰畢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

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胆灌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釋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斷甕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嗚嗚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採桑，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顯一餐，蓋不謀其夕也。

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歎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

竊觀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發，「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犖，不自揆測，願覽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曠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翹翔蘊奧，以成一言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躍而

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嗚呼！男子園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逸俠，不能及德，欲振策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許若好癖，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妻葛可繼，飽乃夷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鶴舉矣，華囑奮矣，吾卿豈憂懸殘豆，赫爾鼠邪？

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孳。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嗣，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尙復何哉！惟吾卿察之矣。

### 題集 藝編

羅振玉

自分此身廿九死。天心特許保餘年。籌鐘細數平生事。寫入烏絲百幅箋。  
百歲駸駸歎逝川。不成一事已華顛。淒涼家國無窮感。一度思量一泫然。  
已從有盡悟無生。安問人間利與名。一任藩籬鴛鴦笑。此心早訂白鷗盟。  
膝前喜有讀書孫。清白家風望汝存。一語書紳牢記取。莫忘祖德與君恩。

## 古今合訂本第一冊 (第一期至第六期)

### 目錄通檢

作者	期	頁
汪精衛	一	三八
革命之決心	一	三五
周佛海	二	三五
我的奮鬥	二	三五
苦學記	三	三五
梁鴻志(家異)	三	三五
網巾	一	二
爰居閣記	一	二
西北極閣記游園卷	一	二
閣下之誤	二	二
中庸讀本書後	二	二
諸員長大至問詩序	三	二
江亢虎(康瓠)	三	二
題北極閣記游園卷	三	二
蘭花天氣自度曲	三	二
周作人	二	二
庚戌蒙羅實錄序	二	二
藥味集序	二	二
記蔡子民先生的事	二	二
朱	二	二
樸	二	二
登刊辭	一	二
四十自述	一	二
敘遊記	一	二
談諸葛亮	一	二
羅振玉	一	二
雪堂自傳(一)	一	二

### 編輯後記

三八

編者

古今和讀者見面以來，轉瞬已是半年了，讀者的歡迎和作者的扶助，都值得我們自慰和感謝。有幾位先生善意的批評我們，說古今水準太高不遑通俗，這一點我們是承認的；但通俗未必便是好文章，不如留精毋濫的好。因之第七期起還是依照固有方針做去，暫時不想有所改革。

本刊的合訂本，原爲分贈友好而製，但爲應付屢次補書未得的讀者起見，特提出一部分發售，冊數自然不多，捷足者當可先得，詳情請參看本期廣告。

諸貞長爲近代知名詩人及書家，梁彙與先生序其遺集，足爲生色不少。下期本刊有陳奎士先生談海藏樓詩一文，也是介紹近代大詩家的大作，可先預告。

「甘遷邨居日割」，本期多敘明季故事，編者特選「明末的人物」一文以作陪襯。

默菴先生醉心知堂先生文字，即書法亦可亂真，本刊特請其撰此文，當屬多年讀書有得之作。記蔡子民先生一文，可與默菴先生文中的見解參看。

「四庫瑣話」的作者頗留心故籍，多悉目錄之學，四庫這個大題目，本期僅刊其開端，以後一定還有好文章可看。

肅容先生是知名的顧曲家，百忙之中，承他爲本刊揮汗談談「四大名旦」，盛情自屬可感，希望以後一定還有好作品見現。其他如「談狐」「施德樓隨筆」「香港戰爭目擊記」，均是可誦的作品。

唐六如一向被人目爲歷史上的風流人物，七美八美的攪不清楚，不知其實際上的遭遇，所處殆非人境，在論還柔鄉了。本期特選其與梁友文徵明書，可以使大家一觀耳目，並不是散風之舉也！

作者	期	頁
雪堂自傳(二)	二	一四
雪堂自傳(三)	二	二一
雪堂自傳(四)	二	二六
雪堂自傳(五)	二	三六
雪堂自傳(六)	二	三四
章太炎	三	三九
覆吳稚暉書	三	三七
唐寅	六	三
與文徵明書	六	三
吳昌綬	六	三
甘肅村居日割(一)	六	三
甘肅村居日割(二)	六	三
左筆	一	五
記周佛海先生	一	五
經堂	一	五
康有爲與梁啓超	一	三
談汪容甫	二	三
記爰居閣主人	二	三
易	一	一五
郁達夫與王映霞	一	一五
許	一	一九
齊白石	一	一九
楮	一	一九
雪魚篇(上)	二	二五
雪魚篇(下)	二	二九
周黎庵(笠堪)	二	二九
談清代的太監	二	二四
談明代的妓女	二	二四

# 介紹上海四大日報

## 中華日報

社址：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 國民新聞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 新中國報

社址：上海河南路三百〇八號

## 平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何海鳴	圓子珍妃	四	二一
夏曼	記華商晚報	一	三四
童家祥	胡文虎與星島日報	一	三六
流分	香港的雜誌	二	三四
華皎	記魏範孫(修)先生	二	三七
魯昔達	關於沈萬三	二	六
徵言	紅樓夢的言語及風格	二	九
張江波	龍堆雜拾	三	一五
紀果庵	談英國人的迷信	三	一九
何默	談狐	三	二七
南冠	崇效寺楹聯感舊圖攷(上)	三	二七
	崇效寺楹聯感舊圖攷(下)	四	二七
	銀鏡橋話往圖記	四	二二
	邱艾簡	五	三二
	補讓汪容甫	五	三二
	會國藩與左宗棠	五	三八
	兩都賦	五	三
	記金瓶嘆	五	二
	記語言學家王小航	五	二

# 介紹南京兩大報

## 中報

社址 南京朱雀路

## 時代晚報

電話 二二五九 三二五八

館址 朱選 雀貴 路井

許季木	美國投機家列傳	四	二五
柳雨生	生活與亡錄	四	三〇
柳雨生	株陵十日	五	八
仲玉	我所知道的陳國秀	五	一六
仲玉	香港戰爭日擊記(上)	五	二七
陳亨德	牡丹亭女讀者的懸疑狂	五	二四
陳亨德	從魯迅談到臧克家	五	二八
陳亨德	十國談助	五	三三
默菴	讀知堂文偶記	六	八
庾持	四庫瑣語	六	一三
肅容	談四大名旦	六	一七
劉平	明末的人物	六	一九
胡詠唐	施德懷隨筆	六	三二
編者	編輯後記(一)	一	四〇
	編輯後記(二)	二	四〇
	編輯後記(三)	三	四〇
	編輯後記(四)	四	四〇
	編輯後記(五)	五	四〇
	編輯後記(六)	六	三八